

嚴

陵

集

卷

一

五

集字196號
2本

嚴陵集

提要



謹案嚴陵集九卷宋董棻編棻東平人適之子也自著曰廣川蓋欲附從仲舒裔耳紹興間知嚴州因輯嚴州詩文自謝靈運沈約以下迄於南宋之初前五卷皆詩第六卷詩後附賦二篇七卷至九卷則皆碑銘題記等雜文棻自序謂嘗與僚屬條是州圖經蒐求碑版



稽考載籍所得逸文甚多又得郡人喻彥先
家所藏書與教授沈懋廣求備錄而成是集
中如司馬光獨樂園釣魚菴詩本作於洛中
以首句用嚴子陵事因牽而入於此集未免
假借附會沿地志之陋習然所錄詩文唐以
前人雖尚多習見至於宋人著作自有專集
者數人外他如曹輔呂希純陳瓘朱彥江公
望江公著蔡肇張伯玉錢勰李昉扈蒙劉昌

絳

達

言丁謂范師道張保羅章岷阮逸關詠李師
中龐籍孫沔王存馮京刁約元絳張景修岑
象求邵元馬存陳軒吳可幾葉棐恭劉涇賈
青王達張綬余闢刁衍倪天隱周邦彥羅汝
楫詹元宗陳公亮錢聞詩諸人今有不知其
名者有知名而不見其集者藉棻是編尚存
梗概是亦談藝者所取資矣惟棻序作於紹
興九年而第九卷中有錢聞詩浚西湖記作

淳

淳

於淳熙十六年上距紹興九年凡五十一年
又有陳公亮重修嚴先生祠堂記及書瑞粟
圖二篇作於淳熙乙巳重修貢院記一篇作
於淳熙丙午亦上距蔡作序之時凡四十七
八年則後人又有所附益已非蔡之本書要
宋人所續也

嚴陵集序

詩三百篇大抵多本其土風而有作聖人刪取各繫其
國如二南皆正風也周召既分陝而治則繫詩有不得
而同三國當變風之始邶鄘既并於衛邶居衛北而詩
有北門以興出門而北歸於邶也鄘居衛東而詩有載
馳以興東徙渡河而廬於漕也衛在河之北而詩有河
廣以興杭葦而南適於宋也是三者皆衛詩而以土風
之異隨其國繫之其它蓋可類見使夫後世觀詩者因

哀

土風而知國俗則秦勇幽怨鄭淫魏褊皆自乎此而得之矣近代有哀類一州古今文章敘次以傳者其亦得聖人之遺意與自東漢之末孫氏據有吳粵之墟始分歙縣之地建為新安郡逮隋而更郡名新定大業改為睦州唐初即桐廬縣別置嚴州尋廢州以縣來隸至國朝宣和中始復今名蓋以子陵釣臺為是邦重故以名州州境山水清絕著稱自古歷攷前代朱太守以文學備應對之臣於西京後世則有皇甫持正方雄飛李德

記

梁

隱

率

新施肩吾徐凝咸以詞章名世文為世傳而紀詠其鄉里為多今代如江民表全名直節見推於時文采蓋其餘事至於騷人名士過焉而賦者在晉則謝康樂梁則沈隱侯唐則李太白孟浩然白樂天羅隱國朝則梅聖俞蘇子美龐莊敏公王文公其牧守之有文在梁則任彥昇唐則杜紫微國朝則范文正公趙清獻公以至呂子進蔡天啓又如張伯玉錢穆父皆嘗官於此者率多賦詠邦人傳諷迨今不絕而獨未有哀類而為集者雖

屬逸

有桐江集止載桐廬一邑之文而又繁冗不倫人不甚傳茲者茶與僚屬脩是州圖經搜訪境內斷殘碑版及脫遺簡編稽攷訂正既成書矣因得逸文甚多復得郡人喻君彥先悉家所藏書討閱相示又屬州學教授沈君儵與諸生廣求備錄時以見遺乃為整比而詳擇凡自隋以上在新安郡者自唐以後汜國朝宣和以前在睦州者取之其未嘗至而賦詠實及此土如唐韓文公近世司馬溫公蘇東坡黃魯直蓋不得而不錄也其有

名非甚顯嘗過而賦焉一篇一詠膾炙人口者蓋亦不得而遺也嗚呼其亦庶幾詩人本其土風之作而聖人各繫其國之遺意乎乃若釣臺雙峙高風絕企古今歌詩銘記居多編之此集有不容畧故總以州名而為之標目云紹興九年夏四月壬申知軍州事廣川董茶序

嚴陵集

卷一

詩

七里瀨

謝靈運

宋 董弅 編

叫 羈

羈心積秋晨晨積展遊眺孤客傷逝湍徒旅苦奔峭石
淺水潺湲日落山照耀荒林紛沃若哀禽相叫嘯遭物
悼遷斥存期得要妙既秉上皇心豈屑末代諠目覩嚴

船

子瀨想屬任公釣誰謂古今殊異世可同調
新安江水至清淺深見底貽京邑遊好

沈約

眷言訪舟客茲川信可珍洞澈隨深淺皎鏡無冬春千
仞寫喬樹百丈見游鱗滄浪有時濁清濟涸無津豈若
乘斯去俯映石磷磷紛吾隔嚙滓寧假濯衣巾願以潺
湲水沾君纓上塵

嚴陵瀨

羣峯此峻極參差百重嶂清淺既連漪激石復奔壯神
物徒有造終然莫能仗

贈郭桐廬出溪口見候余既未至郭仍進邨維舟
久之郭生方至

朝發富春渚蓄意忍相思涿令行春反冠蓋溢川坻望
久方來萃悲懽不自持滄江路窮此湍險方自茲疊嶂
易成響重以夜猿悲客心幸自弭中道遇心期親好自
斯絕孤遊從此辭

清溪二首

*此訖宛溪非嚴灘天目流徑桐廬入清溪
李白
編此殆誤本于供奉于足迹未至即也純*

清溪清我心水色異諸水借問新安江見底何如此人
行明鏡中鳥度屏風裏向晚猩猩啼空悲遠遊子
清溪勝桐廬水木有佳色山貌日高古石容天傾側綵
鳥昔未名白猿初相識不見同懷人對之空歎息

經七里瀨

孟浩然

予奉垂堂誠千金非所輕為多山水樂頻作泛舟行五
岳追尚子三湘弔屈平湖經洞庭濶江入新安清復聞

箕

嚴陵瀨乃在此川路湍嶂數百里沿洄非一趣彩翠相
氤氳別流亂奔注釣磯平可坐苔磴滑難步援飲石下
潭鳥還日邊樹觀竒恨來晚倚櫂惜將莫揮手弄潺湲
從茲洗塵慮

至七里灘作

李嘉祐

遷客投于越臨江淚滿衣獨隨流水遠轉覺故人稀萬
木迎秋序千峯駐晚暉行舟猶未已惆悵莫潮歸

卿

入睦州分水路憶劉長卿

莫

北闕忤明主南方隨白雲
沿洄灘草色應接海鷗羣
建德潮已盡新安江又分
回看嚴子瀨朗詠謝安文
雨過莫山碧猿吟秋日曛
吳洲不可到刷鬢為思君

送張十八歸桐廬

劉長卿

歸人乘野艇帶月過江邨
正落寒潮水相隨夜到門

卻歸睦州至七里灘下作

南歸猶謫官獨上子陵灘
江樹臨洲晚沙禽對水寒
山開斜照在石淺亂流難
惆悵梅花發年年此路看

禽

對酒寄嚴維

陋巷喜陽和衰顏對酒歌
懶從華髮亂間任白雲多
郡簡容垂釣家貧學弄梭
門前七里瀨早晚子陵過

送尊

睦州送尊師醮畢還越

吹簫江上晚惆悵別茅君
躡火能飛雪登一作吞刀入一作
吐白雲晨香永日在夜磬滿山聞
揮手桐溪路無情水

亦分

按覆後貶官赴睦州奉贈苗侍郎制使

地遠心難達時危謗易成羊腸留覆轍虎口脫餘生直
氏偷金枉于家決獄明一言知己重片義殺生輕日一作
月下人誰憶天涯客獨行年光銷蹇步秋氣入衰情建
業一作知何在長江問去程孤舟百口淚萬里一猿聲
落日看鄉路空山向郡城豈令冤積氣千古在長平
新安江送陸豐歸江陰
新安路人來去蚤潮復晚潮明日知何處潮水無情亦
解歸自憐長在新安住

訓皇甫侍御見寄時苒相國姑臧公初臨郡

離別江南北汀洲葉再黃路遙雲共水砧迥月如霜歲
儉依仁政年來憶故鄉佇君宣室召漢法倚張綱

訓張履雪夜發桐廬訪別途中苦寒之作

扁舟乘興客不憚苦寒行晚莫相依分江湖欲別情水
聲冰下咽砂路雪中平箠劍鋒銳盡應嫌脫贈輕

余浦橋月下重遊

秋風颯颯鳴條風月相和寂寥黃葉一離一別青山莫

舊

昇

莫朝朝空江漸出亭岸老樹猶依斷橋明日行人已遠
空餘淚滴回潮

七里灘重送嚴維

秋風渺渺水空波越客孤舟欲榜歌
手折衰楊悲老別
故人零落已無多

赴新安贈別渠侍御

新安君莫問此路水雲深江海無行跡
孤舟何處尋青
山空向淚白日豈知心縱有餘生在終傷老病侵

訓李穆見寄

孤舟相訪至天涯萬轉雲山路更賒
欲埽柴門迎遠客
青苔黃葉滿貧家

新安江奉送穆諭德歸朝賦得行字

九重宣室召萬里建溪行事直皇天在歸遲
白髮生用
才身復起覩聖眼猶明離別寒江上潺湲若有情

題元錄事開元寺所居

幽居蘿薜情高卧絕網行鳥散秋鷹下
人間春草生冒

嵐歸野寺收印出山城今日新安郡因君水更清

送張相扶持之睦州

遙憶新安舊扁舟復卻還淺深看水石來往逐雲山入
縣餘花在過門故柳聞東征隨子去皆隱薜蘿間

奉使新安自桐廬縣經嚴陵釣臺宿七里灘下寄

使院諸公

悠然釣臺下懷古時一望江水自潺湲行人獨惆悵新
安從此始桂楫方蕩漾回轉百里間青山千萬狀連崖

漾
狀

去不斷對嶺遙相向夾岸黛秋色沈沈綠波上夕陽留
古木水鳥拂寒浪月下扣舷聲煙中采菱倡猶憐負羈
束未暇依清曠牽役徒自勞近名非取向何時故山裏
却醉松花釀回首惟白雲孤舟誰復訪

嚴陵釣臺送李康成赴江東使

潺湲子陵瀨彷彿如在目七里人已非千年水空漾新
安江上孤颿遠應逐楓林萬餘轉古臺落日自蕭條寒
水無波更清淺臺上魚竿不復持却令猿鳥向人悲灘

聲山翠至今在遲爾行船晚泊時

使還七里瀨下逢薛承規赴江南貶

遷客歸人醉晚寒孤舟暫泊子陵灘憐君更去三千里

落日青山江上看

重別嚴維

月色今宵最明庭閒夜久天清愁寂多年左宦殷勤遠

別深情溪臨脩竹煙色風落高梧雨聲耿耿相看不寐

遙聞曉杵山城

新安非欲掛颿過海內如君有幾多醉裏別時秋水色

老人南望一狂歌

寄劉員外

皇甫曾

南憶新安郡千山帶夕陽斷猿知夜久秋草助江長鬢
髮應成素青松獨見霜愛才稱漢主題柱待田郎

發桐廬先寄劉八丈員外

李穆

處處雲山無盡時桐廬南望轉參差舟人莫道新安近
欲上潺湲行自遲

耶溪書懷寄劉長卿員外寓睦州

秦系

上黎

時人多笑樂幽棲
晚起閒行獨杖藜
雲色卷舒前後嶺
藥苗新舊兩三畦
偶逢野果將呼子
屢折金釵亦為妻
擬共釣竿常往復
嚴陵灘上勝耶溪

寄皇甫湜

韓愈

敲門驚晝睡
問報睦州吏
手把一封書
上有皇甫字
拆書放牀頭
涕與淚垂泗
昏昏還就枕
罔罔夢相值
悲哉無竒術
安得生兩翅

送皇甫湜赴舉

馬異

馬蹄聲特特去
入天子國借問去是誰
秀才皇甫湜含吐一腹文
八音兼五色主文有崔李
郁郁為朝德青銅鏡必明
朱絲繩必直稱意太平年
願子長相憶

贈施肩吾

張籍

世間漸覺無多事
雖得空名未著身
合取藥成相待喫
不須先作上天人

送施肩吾東歸

知君本是煙霞客被薦因來城闕間世業偏臨七里瀨
仙游多在四明山蚤聞詩價傳人徧新得科名到處間
惆悵灞亭相送去雲中琪樹不同攀

西山即事奉寄故園徐處士

施肩吾

僕作江西少施氏君為城北老徐翁詩篇憶昔歡相接
顏貌如今恨不同世界盡憂蔬上露時人皆怕燭前風
唯余獨慕神仙道芥子雖窮壽不窮

桐廬廳觀論事容

壽

擾擾廳前走羸瘵中有老人扶杖拜天公霹靂耳不聞
猶為子孫爭地界

秋日桐江送裴秀才歸淮南

怪來頻起詠刀頭桐樹枝邊一葉秋又向江南別才子
卻將風景過揚州

題釣臺蘭若

山僧不釣臺下魚幾年空寄臺邊坐有時手把乾松枝
沿江乞得沙上火

邊

歸分水留贈王少府

仙吏飲冰多玉聲
新詩麗句遺狂生
不愁日暮歸山去
故把隋珠入夜行

過桐廬場鄭判官

滎陽鄭君游說餘
偶因權茗來桐廬
幽竒山水引高步
暉煜風光隨夜車
算緡百萬日不虛
吏人叢裏唯簿書
眼前橫掣斷犀劍
心中暗轉靈蛇珠
有時退公兼退食
一尊長在朱軒側
胡商大鼻左右趨
趙妾細眉前後直

醉來引客上紅樓
面前一道桐溪流
登臨山色在掌內
指點霞光隨杖頭
東郭野人慵櫛沐
使將破履升華屋
數杯醕酎不得歸
樓中便蓋江雲宿
卻被江郎濕我衣
賴君借我貂襜歸

夏日過從叔幽居

且將一葉繫垂楊
門對清溪夏日長
林下喜逢青竹卷
局邊輸却紫羅囊
碧蹄駿馬御芻細
紅粉佳人挈榼香
伯仲歷官年盡少
那知不笑漢馮唐

贈族叔處士

我家名士已無求，若見翔鴻便舉頭。
紫石巖邊吟繡段，青苔紙上落銀鈎。
高人酒席稱無醉，細字經書讀未休。
定是仙山足靈藥，年過八十轉風流。

游安禪寺

徐凝

欲到安禪游聖槩，先觀湧塔出香城。
樓臺有日連雲漢，壑谷無年斷水聲。
倚竹並肩青玉立，上橋如蹋白虹行。
傷嗟置寺碑文碎，不見梁朝施主名。

新安道中

杜牧

無端偶效張文紀，續下杜鄉園別五秋。
重過江南更千里，萬山深處一孤舟。

睦州四韻

州在釣臺邊，溪山實可憐。
有家皆掩映，無處不潺湲。
好樹鳴幽鳥，晴樓入野煙。
殘春杜陵客，中酒落花前。

題新安八竹院小石

雨滴珠璣碎，苔生紫翠重。
故關何日到，且看小山峯。

寄內兄和州崔員外十二韻

歷陽崔太守何日不含情
恩義同鍾李墳麓實弟兄
光塵能混合擘畫最分明
臺閣仁賢譽閨門孝友聲
西方像教毀南海繡衣行
金橐寧回顧珠簾肯一棖
祇宜裁密詔何自取專城
進退無非道回翔必有名
好風初婉莞離思苦縈盈
金馬舊游貴桐廬春水生
雨侵寒牖夢梅引凍醪
傾共祝中興主高歌倡太平

丹水

何事苦縈迴離腸不自裁
恨聲隨夢去春態逐雲來
沈定藍光澈喧盤粉浪開
翠巖三百尺誰作子陵臺

郡中有懷寄上睦州員外十三兄
歙州刺史邢羣

城枕溪流淺更斜麗譙連帶邑
人家經冬野菜青青色
未臘山梅樹樹花雖免瘴雲生
嶺上永無京信到天涯
如今歲宴從羈滯心喜彈冠事不賒

正初奉酬

翠巖千尺倚溪斜曾得嚴光作釣家
趙嶂遠分丁字水

臘梅遲見二年花明時
刀尺君須用幽處田園
我有涯一壑風烟陽羨
里解龜休去路非賒

秋晚蚤發新定

解印書千軸重陽酒百
缸涼風滿紅樹曉月下
秋江巖壑會歸去塵埃
終不降懸纓未敢濯嚴
瀨碧淙淙

除官歸京睦州雨霽

秋半吳天霽清凝萬里
光水聲侵笑語嵐翠撲
衣裳遠樹凝羅帳孤雲
認粉囊溪山侵兩越時
節到重陽顧我

能甘賤無由得自強悞
曾公觸尾不敢夜循牆
豈意籠飛鳥還歸錦帳
郎網今開傅變書舊識
黃香姹女真虛語飢兒
欲一行淺深須揭厲休
更學張綱

夜泊桐廬先寄蘇臺盧郎中

水檻桐廬館歸舟繫石
根笛吹孤戍月犬吠隔
溪村十載違清範幽懷
未一論蘇臺菊花節何
處與開尊

嚴陵釣臺下作

權德輿

絕頂聲蒼翠清湍石磷
磷先生晦其中天子不
得臣心

旻

靈棲顛元纓冕猶緇塵不樂禁中卧卻歸江上春潛驅
東漢風日使薄者醇焉用佐天下持此報故人則知大
賢心不獨私其身弛張有深致耕釣陶天真奈何清風
後擾擾論屈伸交情同市道利欲相紛綸我行訪遺臺
仰古懷逸民贈繳鴻鵠遠雪霜松桂新江沈去不窮山
色陵秋旻人世自今古清輝照無垠

宿桐廬館同崔存度醉後作

白居易

江海漂漂共旅游一尊相勸散窮愁夜深醒後愁還在

雨滴梧桐山館秋

馮

馮李睦州訪徐凝山人凝即睦州之民也

郡守輕詩客鄉人薄釣翁解憐徐處士唯有李郎中

嚴陵集卷一

嚴陵集

卷二

詩

桐廬山中贈李明府

孟郊

靜境無濁氛清雨零碧雲千山不隱響一葉動亦聞即

隱

此佳志士精微誰相羣欲識楚一作章句袖中蘭茝薰

題嚴光釣臺

歐陽詹

宋董弅編

弭擢歷陳迹悄然關我情伊無昔時節豈有今日名辭
貴不辭賤是心誰復行欽哉此溪曲永獨英風清

送友人喻坦之歸睦州

韓翃

歸心常共知歸路不相隨彼此無依倚東西又別離山
花含雨潤江樹逆潮歆莫想漁樵興人生各有為

送徐山人歸睦州舊隱

羅陶

君在桐廬何處住草堂應與戴家鄰初歸山犬翻驚主
久別江鷗却避人終日欲為相逐計臨時空羨獨行身

秋風釣艇遙相憶七里灘西片月新

嚴子陵

唐彥謙

嚴陵情性是真狂抵觸三公傲帝王不怕舊交嗔僭越
喚他侯霸作君房

送劉崇偃尉睦州建德縣

張祐

一命前途遠雙曹公邑閒夜潮人到郭春霧鳥啼山淺
瀨橫沙堰高巖峻石斑不堪曾倚擢猶復夢升攀

晚泊七里灘

許渾

天晚日沈沈歸船繫柳陰江村平見寺山郭遠聞砧樹
密猿聲響波澄鴈影深榮名暫時事誰識子陵心

思桐廬舊居便送鑑上人

溫庭筠

莫道東南路不賒思歸一步是天涯林中夜半雙臺月

嚴光釣渚有
東臺西臺

洲上春深九里花

桐廬有
九里洲

綠樹遶村含細

雨寒潮背郭卷平砂沙聞師卻到鄉中去為我殷勤謝酒

家

春日旅舍言懷

李頻

未識東西南北路青春日月坐銷難如何一別故鄉後
五度花開五度看

及第後歸新定

家臨浙水傍岸對買臣鄉縱櫂隨歸鳥乘潮向夕陽苦
吟身得雪甘意鬢成霜况此年猶少酬身足自強

春日思歸

春晴不斷若連環一夕思歸鬢欲斑壯志未酬三尺劍
故鄉空隔萬重山音書斷絕干戈後親友相逢夢寢間

却羨浮雲與飛鳥因風吹去又吹還

還壽昌過西嶺下贈婦

魏馱家前幾樹花嶺西還有數千家
石斑魚鮓香衝鼻
淺水沙田飯繞牙

自黔中歸新定

朝過春關辭北闕莫參戎幕向南巴
卻將仙桂東歸去
江月隨人直到家

貽友人喻坦之

從容心自別飲水勝銜杯
共在山中長相隨
闕下來修身空有道
取事各無媒不信清平代
終遺草澤才

白雲亭

羅萬象

不知疑不知

一池荷葉衣無盡數樹松花食有餘
剛被世人知住處
不知依舊再移居

寄李頻

方干

衆木又搖落望君還不還
軒車在何處雨雪滿前山
思苦文星動鄉遙釣渚閒
明年見名姓唯我獨何顏

途中逢孫輅因得李頻消息

灞上寒仍在柔條亦自新山河雖度臘雨雪未知春正
憶同袍者堪逢共國人銜杯益無語與爾轉相親

題桐廬謝逸人江居

少小高眠無一字五侯勳盛欲如何潮邊倚竹寒吟苦
石上橫琴夜醉多鳥自樹梢隨果落人從窗外卸颿過
由來朝市為真隱隱可要棲身向薜蘿

睦州呂郎中郡中環翠亭

為是仙才登望處風光便似武陵春閒花半落猶迷蝶
白鳥雙飛不避人樹影興餘侵枕簟荷香坐久着衣巾
暫來此地非多日明主那容借冠恂

與鄉人鑑休上人別

此日因師話鄉里故鄉風土我偏諳一卮竹葉如溪北
半樹梅花似嶺南山夜獵徒多信犬雨天村舍未催蠶
如今休作還家意兩鬢垂絲已不堪

方著作畫竹

疊葉與高節俱從毫末生留傳千古譽研鍊十年情向
月本無影臨風宜有聲吾家釣臺畔似此兩三莖

莫發七里灘夜泊嚴光臺下

一瞬即七里箭馳猶是難檣邊走嵐翠枕底失風湍但
訝猿鳥定不知霜月寒前賢竟何益此地誤垂竿

山中

散拙亦自遂粗將猿鳥同飛泉高瀉月獨樹迥含風果
落盤盃上雲生篋笥中未甘明主日終作釣魚翁

與清溪趙明府

清規暫趨府獨立與誰親遂性無非醉求閒却愛貧林
泉應入夢印綬莫留人王事聞多暇吟求幾首新

示鄉宦

莫齒甘衰謝逢人惜別離青山前代業老樹此身移買
藥將衣盡尋方見字遲如何鑷殘鬢覽鏡變成絲

題烏龍山禪師

暑夜月華猶冷濕自知坐卧逼星宮晨雞未暇鳴山底

蚤日先來照屋東，人世驅馳方丈內。
海波搖動一杯中，伴師常住應難住。
歸去仍須入俗籠。

題睦州郡中千峯榭

豈知平地似天台，朱戶深沈別徑開。
曳響露蟬穿樹去，斜行沙鳥向池來。
窓中蚤月當琴榻，牆上秋山入酒杯。
何事此中如世外，應緣羊祜是仙才。

德政上睦州胡中丞

上德由來合動天，旌旗到日是豐年。
羣書已熟無人似。

五字研成舉世傳，莫道政聲同宇宙。
須知紫氣滿山川，豈唯里巷皆蘇息。
猶有恩波及釣船。

與桐廬鄭明府

字人，心苦達^達，神明何止重門夜。
不扁莫道耕田全種秫，兼聞退食亦逢星。
映林顧兔停琴望，隔水寒猿駐筆聽。
卻恐南山盡無石，南山有石合為銘。

胡中丞蚤梅

不獨閒花不共時，一株寒艷尚參差。
陵晨未噴含霜朶。

應候先開亞水枝芬郁合將蘭並茂疑明應與雪山欺
謝公吟賞愁飄落可得更拈長笛吹

山中寄吳璠

莫問終休否林中事已成槃餐憐火種歲計付刀耕掬
水皆花氣聽松似雨聲書窓翹足卧避險側身行果傍
閒軒落蒲連濕岸生禪僧知見理妻子笑無名更擬教
詩苦何曾侍酒清石溪魚不大月樹鵲多驚砌下通樵
路窓間見窓縣城雲山任重叠難隔故鄉情

憶故山

舊山常繫念終日卧邊亭道路知己遠夢魂空再經秋
泉涼好引亂鶴盡宜聽獨上高樓望蓬身且未寧

送王翁登科後歸江東

南行無俗侶秋鴈與寒雲野性自心愜鄉名人共聞吳
山中路斷浙水半江分此地登臨慣含情一送君

山中即事

趨世非身事山中適性情野花多異色幽鳥少凡聲樹

影搜涼卧苔光破碧行間尋采藥處仙路漸分明

陪睦州胡中丞泛江

仙舟仙樂醉行春上界稀逢下界人綺繡峯前聞野鶴
旌旗影裏見游鱗澄潭徹底齊心鏡雜樹含芳讓錦茵
凡許從容誰不幸就中光顯是州民

初歸故里

常思舊里欲歸難已作歸心即自寬寬此日蚤知無爵位
當時便合把漁竿朝昏入閨春將逼城邑多山夏却寒

不是幽愚望榮忝君侯異禮亦何安

歸睦州中路寄侯郎中

顏巷蕭條知命後膺門感激受恩初卻容鶴髮還蝸舍
猶夢漁竿從準準旗新定莫莫雲吞故國會稽春草入貧居
鄉中自古為儒者誰得公侯降尺書

侯郎中新置西湖

遠近利民因智力周回潤物像心源菰蒲縱沐生成惠
鱸鮓那知廣大恩激灑清輝吞半郭縈紆別派派入遙村

砂泉遶石通山脉岸木黏革是浪痕已見澄來連鏡底
兼知極處浸雲根波濤不起時方泰舟楫徐行日易昏
煙霧未應藏島嶼鳧鷖亦解避旌幡雖云桃葉歌還醉
卻被荷花笑不言孤鶴必應思鳳詔凡魚豈合在龍門
能將盛事添元化一夕機謨萬古存

歲晚言事寄鄉中親友

急景蒼茫晝若昏夜風乾峭觸前軒寒威半入龍地窟
煥氣全歸草樹根蠟燭凝來多碧焰香醪滴處有冰痕

尺書未達年應老先被新春入故園

項處士畫水墨釣臺

畫石畫松無兩般猶嫌瀑布畫聲難雖云智慧生靈府
要且工夫作筆端潑處便連陰洞黑添來先向朽枝乾
我家曾寄雙臺下往往開圖盡日看

送睦州侯郎中赴闕

昔著政聲聞國外今留儒術化江東青雲舊路歸仙掖
白鳳新詞入聖聰弦管未知銀燭燒旗旛已待錦颿風

郡人難議酬恩德偏在三年禮遇中

桐廬江閣

風煙百變無定態緬想畫人虛損心卷箔檻前沙鳥散
垂釣^{釣牀}林下錦鱗沈白雲野寺凌晨磬紅樹孤村遙夜砧
此地四時拋不得非惟盛暑事開襟

偶作

直為篇章非動衆遂令軒蓋不經過未妨溪上泛漁艇
又得門前張雀羅夜學事須憑雪照朝厨爭奈絕煙何

若於巖洞求偏類今古疏愚似我多

送鄉中故人

少小與君情不疏聽君細話勝家書如今若到鄉中去
道我垂釣不釣魚

思江南

昨日草枯今日青羈人又動望鄉情夜來有夢登歸路
不到桐廬已及明

懷桐江舊居

長向新郊話故園
四時清峭似山源
春潮撼動鶯花郭
秋雨閒藏砧杵邨
市井多通諸國貨
鄉音自是一方言
此中別有無歸計
唯把歸心付酒尊

贈桐谿主人

嶺猿沙鶴似同遊
竹汭荷灣可漾舟
更入深溪見溪主
蒼苔石上卧垂鈎

題懸溜巖隱者居

世上如要問生涯
滿架堆牀是五車
谷鳥莫蟬聲四散

修篁灌木勢交加
蒲葵細織團圓扇
鱖菜平鋪合還花
却用水荷包綠李
兼將寒井浸甘瓜
瓜慣綠險峭收松粉
常趁芳鮮掇茗芽
池上樹陰隨浪動
窻前月影被巢遮
坐雲獨酌杯槃濕
穿竹微吟路徑斜
見說公卿訪遺逸
逢迎亦是戴烏紗

題仙巖瀑布呈陳明甫

方知激颺與飛噴
直恐古今同一時
遠壑流來多石脈
寒空撲碎作凌澌
謝公巖上衝雲去
織女星邊落地遲

聚向山前更誰測深沉見底是澄漪

書桃花塢周處士壁

醉吟雪月思^彌采苦思苦神勞新髮生自學古賢修靜節
唯應野鶴識高情細泉出石飛難盡孤竹和雲濕不明
何事懶於嵇叔夜更無書札答公卿

法華寺

砌下雙顛有鶴棲孤猿亦在鶴邊啼卧聞雷雨歸巖蚤
坐見星辰去地低一徑穿綠應就郭千花掩映似無溪

是非生死多憂惱此日蒙師為破迷

贈方干

吳融

把筆盡為詩何人敵夫子句滿天下口名聒天下耳不
識朝不識市曠逍遙閒徙倚一杯酒無萬事一葉舟無
千里衣裳白雲坐卧流水霜落風高忽相憶惠然見過
留一夕一夕聽吟十數篇水榭林蘿為岑寂拂旦舍我
亦不辭攜筇徑去隨所適隨所適無處覓雲半片鶴一
隻

清溪

清溪見底露蒼苔
密竹垂藤鎖不開
應是仙家在深處
愛流花片引人來

贈方干

何鵬

盛名傳出自皇州
一舉參差便縮頭
月裏不無攀桂分
潮中剛愛釣魚休
童偷詩稿呈鄰叟
客乞書題謁郡侯
獨泛短舟無限興
波濤西接洞庭秋

哭方先生

斗牛文星落知是先生死
湖上聞哭聲門前見彈指
官無一寸祿名傳千萬里
死著紙衣裳生誰念朱紫
我心痛其語淚落不能已
猶喜韋補闕揚名獻天子

謂蜀相韋莊也

歸桐廬寄嚴長史

章八元

昨辭夫子擢歸舟
家在桐廬憶舊丘
三徑煥時花競發
兩溪分處水爭流
近聞江老傳鄉語
還見家山減旅愁
或在醉中逢雪夜
懷賢應向剡川游

釣臺

劉駕

澄流可濯纓嚴子但垂綸孤坐九層石遠笑清渭濱潛
龍飛上天四海豈無雲清氣不零雨安使洗塵氛我來
吟高風彷彿見斯人江月尚皎皎江石亦磷磷如何臺
下路明日又迷津

送尹蔓回睦州

厲翼

憐君授衣月遠作泛舟行江濶桐廬岸山深建德城千
尋喬木影七里莫灘聲興盡當停櫂臨流更濯纓

釣臺

唐穎

寥落荒臺七里洲賢人永遠水東流寒狐叫斷青天月
千古冥冥潭樹秋

釣臺

杜荀鶴

蒼翠雲峯開俗眼泓澄煙水浸塵心唯將道業為芳餌
釣得高名直到今

清溪來明府出二子請詩因遺一絕

明珠玉潤盡驚人不稱寒門不稱貧若向吾唐作雙瑞
便同祥鳳與祥麟

哭方干

何言寸祿不沾身身沒詩名萬古存况有數篇關教化
得無餘慶及兒孫漁樵共壘墳三尺猿鶴同棲月一村
天下未寧吾道喪更誰將酒酌吟魂

桐江春望

劉仁德

江上車聲落日催紛紛擾擾起塵埃更無人望青山立
空有颿衝夜色來沙鳥似雲鐘外去汀花如火雨中開
可憐蕭灑鷓鴣夷子散髮扁舟竟不回

聞進士許柳罷舉歸睦州悵然懷寄鄭谷

桐廬歸舊廬垂老復樵漁吾子雖言命鄉人懶讀書烟
舟撐晚灘雨屐剪春蔬異代名方振哀吟莫廢初

題清溪方仙翁廟

高駢

清溪道士人不識上天下天鶴一隻洞房深鎖壁窓寒
滴露研朱點周易

引泉詩

睦州龍興觀
老君院作

陸龜蒙

上嗣位六載吾宗刺桐州余來拜旌戟詔下之明年是

梳櫛疑疏櫛

時春三月繞郭花蟬聯嵐槃百萬髻上挿黃金鈿授以
 道士館置榻於東偏滿院聲碧樹空堂形老仙本性樂
 凝澹反來更虛玄焚香禮真像盥手披靈編新定山之
 角烏龍獨巉然除非淨晴日不見蒼崖顛上有挈雲峯
 下有噴壑泉泉分數十义落處皆峭潺寒聲入爛醉聒
 破西窓眠支筇起獨尋只在牆東邊呼童具畚鍤立鑿
 莓苔穿漾叢涼派墮練帶橫斜牽亂石拋落落寒流響
 濺濺狂奴七里瀨縮到梳櫛前跳光潑半散涌沫飛旋

圓勢東三峽挂瀉危孤磴縣曾聞瑤池溜亦灌朱草田
 鳧伯弄翠鬃鸞雖舞丹煙陵風挾桂柁隔霧馳犀船况
 當玄元家嘗著道德篇上善可比水斯文參五千精靈
 若在此前惡微波傳不擬爭滴瀝還應會淪連出門後
 飛箭合勢浮青天必有學真子鹿冠秋鶴顏如能輔余
 志日使疏其源

上新定宋使君二首

貫休

禪坐吟行誰與同杉松共在寂寥中碧雲詩理終難到

白藕花經講始終水疊山重擎草疏砧清月皓立霜風
十年勤苦今訓了得向桐江識謝公

赤倚烏龍腹窓中見碧稜空廊人畫祖古殿鶴窺鐙風
吼深松雪鑪寒一鼎冰唯應謝內史知此道心澄

寄桐江馮使君四首

山風與霜氣浩浩滿松枝永日燒杉子無人共此時為
文攀諷諫得道在毫釐唯有桐江守常憐志不卑

端居碧雲莫好鳥啼紅芳滿郭桃李熟簾卷風雨香清

吟繡段句默念芙蓉章未得歸山去頻升謝守堂

山東山色勝諸山謝守清高不可攀薄俗盡餘言下泰

苦心唯到酒中閒香凝錦帳抄書後月轉棠陰放客還

野客沾恩歸未得蕭蕭霜葉滿柴關

瓦礫文章豈有媒兩三年只在金臺本師頭白須歸去

太守門清願再來皓皓玉霜孤鴈遠蕭蕭松島片颿開

從茲林下終無事唯有焚香祝上台

秋寄李頻使君二首

為郎須塞詔當路亦飢驅貴不因人得清還字句無燒
煙連宴白山藥拶階枯應得微黃詔如今已在途
務簡趣難陪清吟坐綠苔葉如秋蟻落僧帶野香來留
客朝嘗酒憂民夜畫灰終期冒風雪江上見宗靈

寄新定桂離

獨自住烏龍隣應是衲僧句須人未道君此事偏能塢
濕雲霾觀溪寒月照曾相思不可見江上立騰騰

寄烏龍山賈秦處士

庭果色如丹相思夕照殘雲邊蹋燒去月下把書看澗
水山居共牕風漆樹寒吾君方仄席未可便安懷

桐江閒居作五首

木落雨修脩桐江古岸頭擬歸仙掌去剛被謝公留猛
燒侵茶塢殘霞照角樓坐來還有意流水面前流
香刹通真觀樓臺倚郡城陰森古樹氣羸淡老僧情壁
畫連山潤仙鐘扣月清何須結西社大道本無生
靜室焚檀印深鑪燒鐵甌茶和阿魏煖火種栢根馨數

隻呼來鶴成堆讀了經何妨似支遁騎馬入青冥

不問更庚桑子唯師妙吉祥等閒眠片石不覺到斜陽獨

自收楮葉教童采栢瓢王孫莫相笑冷淡味還長

露滴滴衡茆秋成爽氣交霜裊如蜜罨葛似鹽苞淨

癩鮮侵蛭穴微陽落鶴巢還如山裏日門更絕人敲

對雲寄新定馮使君二首

仙掌空思歸未能焚香冥目對殘鐙豈知瑞雲雪千山合

空覺春寒半夜增翳月素雲蘊粉蝶堆巢孤鶴下金繩

因思太守憂民切吟對瓊林喜不勝

政化由來通上靈豐年祥瑞滿窗明氣嚴坐久鐙凝燄

片大更深屋作聲飄奄煙霞何處去欹斜杉竹向簾傾

雪林中客雖無事還有新詩半夜成

登千霄亭已下六首陪馮使君遊

攤薜捫蘿山屐輕飄飄紅旆在青冥仙科朱紱言非貴

溪鳥林前癖愛聽古桂林邊碁局濕白雲堆裏茗煙青

因思廬岳彌天客手把金書倚石屏

游靈泉院

珂佩誼誼滿路岐
亂泉聲裏扣禪扉
對花語合希夷境
坐石苔黏黼黻衣
鳥啄古杉雲冉冉
風吹清磬露霏霏
惠嚴亦有孤峯在
只戀翻經未得歸

過相思嶺

馨自馨香道自怡
相思嶺上卻無機
荒渠葉覆深霞在
片石人吟一鳥飛
何處風砧傳古曲
誰家家樹掛斜暉
因思往事堪悲笑
鶴背魚竿未是歸

錦沙墩

臨水登山興自奇
錦沙墩上最多時
雖云髮白孤峯好
其奈名清聖主知
草媚蓮塘資逸步
雲生松壑有新詩
脩然別是神仙趣
豈羨東山妓樂隨

釣曾臺

境靜江澄無事時
紅旌畫蠲動魚磯
心期只是行春去
日莫還應得鶴歸
風破綺霞山寺出
人歌白雪島花飛
自憐亦在仙舟上
玉浪翻翻濺草衣

家樹
疑冢樹

迎仙閣

澗香霞影遠樓臺卷箔凭欄耳目開
况從旌旗近鸞鳳
可憐談笑出塵埃
火雲不入長松徑
露茗何須白玉杯
誰道迎仙仙不至
今朝還有謝公來

夏雨登千霄亭上宋使君二首

霽色澄鮮壑映紅
千霄亭上望無窮
蟬驚殘雨疑秋蚤
雷傍巖城報歲豐
歸廟片雲銜紫電
立查雙鶴唳仙風
自憐四郡干戈日
得在文翁教化中

鄒魯封疆禾稼濃
清吟孤坐思重重
新詩幾獻蓬萊客
遠夢仍歸菑苜峯
野果一枝堪薦茗
落霞數片欲燒松
如何深得冥搜癖
月磬聲聲歸去慵

宋使君罷新定移出東館二首

無為政化更何為
到即生人媪煦肥
必似漢高三傑去
且將劉寵一錢歸
玉階香惹麒麟步
銀漢風驅鷺鷥飛
為報蒸民莫惆悵
陶鈞及爾更光輝

祖筵四面煙花合
江館深冬歸思長
火旆畫旗風颭颭

橘州漁舍浪茫茫聽歌幾入紅蘭榭坐隱頻升白玉堂
今數不如沙磧鴈天邊一一得隨陽

寄杭州宋使君

公初罷睦州

一自雙旌下釣臺望風吟苦凍雲開即歸紫闥天非遠
猶憶烏龍首獨回高節似僧僧共坐暮潮如雪雪中來
應知新定蒼生淚灑向東風祝上台

游嚴陵釣臺

雪浪皚皚萬古情岸邊臺占子陵名一時大器天將與

數尺漁竿誰不擎危榭高碑鐫籀字滄洲老鶴識先生
游人到此慵歸去庭樹孤猿有好聲

新定江邊作

江邊山頂深秋時身閒蕭灑身無為石頭青草取次坐
松風竹風撩亂吹數聲好鳥來依我一點征颿去是誰
惆悵古賢何處在潺湲夕照滿江湄

日落山照耀即此處也

嚴陵集卷二

嚴陵集

卷三

詩

宋董莽編

征撓 疑 征撓

新桐廬知縣員外端修節行富有才名九霄未展
於奮飛百里暫勞於綏撫言之美任即動征撓敢
賦惡詩用伸攀送

翰林學士承旨工部尚書知制誥 李昉

詞筆凌雲正後生安貧守道住神京昔年南國無虛譽
今日終朝有令名楊柳岸邊攜袂去木蘭舟裏載書行
琴堂莫作多時計碧落方開萬里程

桐廬員外出勲德之門以儒素為業泊來儀於京
闕久飛譽於縉紳今則膺飛詔於朝端奏牛刀於
江表會承旨尚書賦瓊章於丹地餞蘭櫂於清洗
愚雖不才敢繼其作

翰林學士尚書戶部侍郎知制誥 扈蒙

王謝高名江鮑才東遊何用更衰回絃歌好就吳鄉拜
簪組初從魏闕來清酒一尊攜激艷舊時千首貯瓊瑰
健颿輕櫂須行樂莫效當時庾信哀

憫旱

田錫

下車逢歲旱禱廟望秋成火輪轉瞳矓赤日彌高明稻
苗已枯死麥壠不堪耕

釣臺

劉昌言

漢業中微炎祚衰四海姦豪竊神器南陽龍虎方鬪爭

赤仗真人正天位先生高隱隱來富春耕耒青山自如意
一竿魚釣樂幽深七里溪光弄蒼翠朝中天子思故人
物色環中引其類先生獨步衣羊裘咳唾浮雲輕富貴
足加帝腹傍無人星動天文失躔次卓哉光武真聖君
終使狂奴畢高志雲臺千尺盡功臣誰肯回顧釣臺地

又

不會持竿意由來善一身何如事天子就削漢功臣亂
木凋雲際幽禽散水濱空餘臺下月千載屬漁人

留題釣臺

魯有開

昔日狂奴向此來愛垂芳餌上崔嵬鄉人不識釣臺意
空指山頭是釣臺

贈方江二君

丁謂

偶向嚴堂弔子陵布衣攜手攜遠相迎乍親冠蓋談諧少
久住林泉骨自清正好辛勤綠齒少最難遭遇是時年平
李頻鄉黨玄英裔皆合工詩取盛名

釣臺

范師道

乾坤交泰重彌綸當日嚴陵道最淳淳大漢中興得英主
先生高退作閒人灘頭風月遺千古臺上綸竿寄一身
今日病夫祠下過獨知疲懦長精神

題釣臺

張保讎

漢包六合網英豪一箇冥鴻惜羽毛世祖功臣三十二
雲臺何似釣臺高

謫守睦州作

范仲淹

重父必重母正邦先生家一心回主意十口向天涯銅

虎恩猶厚鱸魚味復加聖門何以報沒齒願無邪

赴桐廬郡淮上遇風三首

聖宋非疆楚清淮異泊泊羅平生仗忠信盡室任風波舟
楫顛危甚蛟鼉出沒多斜陽幸無事沽酒聽漁歌
妻子休生咎勞生險自多商人豈有罪同我在風波
一櫂危於葉傍觀亦損神它時在平地無忽險中人

出守桐廬道中十絕

壠上帶經人金門齒諫臣雷霆日有犯始可報君親

君恩太山重爾命鴻毛輕一意懼千古敢懷妻子榮
妻子屢牽衣出門投禍機寧知白日照猶得虎符歸
分符江外去人笑似騷人不道鱸魚美還堪養病身
有病甘長廢無知苦直言江山藏拙好何敢望天閭
天閭變化地所好必真龍軻意正迂濶悠然輕萬鍾
萬鍾雖不慕意氣空堂金必若枉此道傷哉非素心
素心愛雲水此日東南行笑解塵纓處滄浪無限清
滄浪清可愛白鳥鑑中飛不信有京洛風塵化客衣

風塵日已遠郡枕子陵溪始見神龜樂優優尾在泥

嘉興道鄉學士不以仲淹補責在遠寄遺佳什日
以諷詠如清廟之瑟一倡三歎蓋有以動神感物
者焉桐廬郡溪山秀妙陸魯望所謂清涼國者茲
無敢讓又得葉道卿詩永歌其間雅復增氣因依
韻以和庶幾元白之風同希濶於江山矣

世傳學干祿小子乃逢辰一入諫諍司鴻毛忽其身可
負萬乘主甘為三黜人豈量堯舜心如日照孤臣薄責

落善地雅尚過朝倫僅同龜在泥敢冀獲求伸朱樓逼
清江下睨百丈鱗羨此南魚樂不忍持鈎綸為郡良優
優乏才止循循恬愉弗擾外何以慰下民拙可存吾樸
靜可逸吾神漸得疏懶味下句將四句嘉興風雅來觀
對如大賓感茲韶夏音佐我臺上春

新定感興五首

數仞黃堂上題名僅百賢孤高宋開府千載可拳拳
山水真名郡思多補諫官中間好田錫風月亦盤桓

風物皆堪喜民靈獨可哀稀逢賢太守多是謫官來
去國三千里風波豈不賒回思洞庭險無限勝長沙
江上多嘉客清歌進白醪靈均良可笑終日著離騷

遊烏龍寺

高嵐指天近遠溜出山遲萬事不到處白雲無盡時異
花啼鳥落靈草隱人知信是棲真地林僧半雪眉

江干閒望

江干日清曠寓目一堵筇落葉信流水孤雲識舊峯蘭

孫誰共采鳧雁自相從莫愛蘋風起波來千萬重

和章岷推官登承天寺竹閣

僧閣倚寒竹幽襟聊一開清風曾未足明月可重來晚
意烟垂草秋姿露滴苔佳賓何以佇雲色與霞杯

齋中偶書

狂愚多苦口幽遠獨甘心言路有餘責權門無去音忘
憂時叩易思古即援琴此意誰相和寥寥鶴在陰

依韻訓周駸太博同年

孰敢先懷富春圖國良時須惜幾嗟吁衆人可致巍巍主
上意思平兩兩符不稱內朝禪耳目多慙外補救皮膚
子陵灘畔觀魚釣無限殘陽媚綠蒲

依韻答胡侍郎見寄

千年風采逢明主一寸襟靈慕昔賢待看朝廷興禮讓
天衢何敢闕先鞭

蕭灑桐廬郡十絕

蕭灑桐廬郡烏龍山靄中使君無一事心共白雲空

蕭灑桐廬郡開軒即解顏勞生一何幸日日面青山
蕭灑桐廬郡全家長道情不聞歌舞事遠舍石泉聲
蕭灑桐廬郡公餘午睡濃人生安樂處誰復問千鍾
蕭灑桐廬郡家家竹引泉令人思杜牧無處不潺湲
蕭灑桐廬郡春山半是茶輕雷還好驚起雨前芽
蕭灑桐廬郡千家起畫樓相呼采蓮去笑上木蘭舟
蕭灑桐廬郡清潭百丈餘溪翁應有道所得是嘉魚
蕭灑桐廬郡身閒性亦靈降真香一注欲老悟黃庭

蕭灑桐廬郡嚴陵舊釣臺江山如不勝光武肯教來

桐廬郡齋書事

千峯秀處白雲驕吏隱雲邊豈待招數仞堂高誰富貴
一枝巢隱自消搖杯中好物閒宜進林下幽人靜可邀
莫道官清無歲計滿山芝朮長靈苗

旻

桐廬郡卒陶旻者本隸瓊林苑以接花為事因罪
黜送於此寺丞葛君閱感而作接花歌幕中章君
岷和以相示因而綴焉

江城有卒老且貧顛顛抱關良苦辛衆中忽聞語聲好
知是北來京洛人我始問云何至是欲語沆瀾墜雙淚
斯須收淚始能言生自東都富貴地家有城南錦繡園
少年止以花為事黃金用盡無它能却作瓊林苑中吏
年年中使春先來曉宣口敕修花臺竒芬異卉百餘品
求新換舊爭栽培猶恐君王厭顏色羣芳只是尋常開
幸有神仙接花術更向城中求絕匹梁王苑裏索妍姿
石氏園中搜淑質金刀玉尺裁量妙香膏膩壤彌縫密

回得東王造化工五色敷華異平日一朝寵愛歸牡丹
千花百笑妖嬈難竊藥常娥新換骨嬋娟不似人間看
太平天子遊春好金明柳花籠黃道道南樓殿五雲高
鈞天捧上蓬萊島四邊桃李不勝春何況花王對玉宸國
色晶明動韶景天香旖旎飄芳塵特春霓裳羽衣曲千
官獻壽羅星辰說臨軒逾數刻花吏自時方得色白
銀紅錦滿牙牀拜賜仗前生羽翼惟觀風景不憂身一心
歲歲供春職中途得罪情多故刻木在前何敢訴竄來

江外知幾年骨肉無音鴈空度北人情況異南人蕭灑
溪山苦無趣子規啼處血為花黃梅熟時雨如霧多愁
多悵信傷人今年不及去年身目昏耳重精力減復有
鄉心難具陳我聞此言聊悒悒近曾侍從班中立朝違
日下莫^其天涯不學爾曹向隅泣人生榮辱如浮雲悠悠
天地胡能執賈誼文才動漢家當時不免來長沙幽求
功業開元盛亦作流人過梅嶺我無一事逮古人謫官
却得神仙境自可優優樂名教曾不棲棲吊形影接花

之技爾則竒江鄉卑濕何能施吾皇又詔還^淳朴組繡
文章皆棄遺上林將議賜民畝似昔繁華徒爾為西都
尚有名園處我欲抽身希白傅一日天恩放爾歸相逐
栽花洛陽去

仲淹自桐廬移守姑蘇由江而上登嚴陵釣臺移
舟南岸宿方干處士舊居章從事聞之有詩見寄
因依韻和之

姑蘇從古號繁華却戀巖邊與水涯重入白雲尋釣瀨

更隨明月宿詩家山人驚戴烏紗出溪女笑依紅杏遮
來早又拋泉石去茫茫榮利一吁嗟

仲淹景祐初典桐廬郡有七里瀨子陵之釣臺在
焉廼以從事章岷往構堂而祠之召會稽僧悅躬
圖其像於堂洎後守姑蘇道出其下登臨裴回見
東巖絕壁白雲徐生云方干處士之舊居遂訪焉
其家子孫尚多儒服有楷者新策名而歸因留二
十八士又圖處士像於嚴公堂之東壁請刊詩於

其左

風雅先生舊隱存子陵臺下白雲村唐朝三百年冠蓋
誰聚詩書到遠孫

題方先輩山居

高尚繼先君巖居與俗分有泉皆漱石無地不生雲鄰
里多垂釣兒孫半屬文幽蘭在深處終日自清芬

留題江先輩舊居

結舍近滄洲江山不外求我來明月夜更得主人留

釣臺

章岷

乘興訪遺基，^扁舟宿烟渚。水淨寫天形，山空答人語。風
篁自成韻，霜葉紛如雨。寒亭^莫響清飢猿，夜啼苦疑將
洞府。接似與人寰，阻不羨重城中。喧喧聽笳鼓。

陪范公登承天寺竹閣

古寺依山起，幽軒對竹開。翠陰當晝合，涼氣逼人來。夜
影疏排月，秋鞭瘦竹苔。雙旌容託乘，此地舉茶杯。

和范公同章推官登承天寺竹閣

阮逸

竹石寒相倚，雲窗曉共開。閒身方外去，幽意靜中來。墜
響風隨籟，移陰石上苔。遲留秋更夜，待月露盈杯。

高峯

關詠

獨愛高峯最上頭，夕陽烟樹見嚴州。子陵貪向溪邊釣，
應未曾來此地游。

嚴陵集卷三

嚴陵集

卷四

宋董莽編

詩

杜少卿知睦州

宋祁

三年去國別堯雲一篋書空此謗分賈誼有才偏隕涕
屈原何賦不思君諫囊久晦沈餘草綬竒重開續舊薰
幾日班春向桑野漢家明詔十行文

東

留題子陵釣臺

蔡襄

遁世巢由志能忘將相權人瞻祠樹古天作釣臺圓孤
迹千秋外遺蹤一水邊清風敦薄俗豈是愛林泉

至睦州

一帶滄波兩向山扁舟中去幾時還浮生多半在離別
此意明知未肯閒

子陵二首

李師中

阿諛順旨為深戒遠比夷齊氣更豪半夜光芒侵帝坐

有誰曾似客星高

社稷功名出隱淪天高聽遠亦應聞
厖眉一去無人問

七里商山但白雲

寄六州蘇七使君

張伯玉

濶步曾飛到廣寒一麾聊頓野雲間
虬蟠澗底未失水
鷗在籠中且看山舊日笑談猶壯否
近來書信亦稀還
嚴灘桐嶺宜秋醉却恐才高不柰閒

桐廬蘇七太守通判晏魯望遠寄倡和之什輒伸

紀美

州監郡
余時授此

桐君圃外州樹石最清幽水截三吳秀山當百粵秋巖
垌無俗土宅舍有高樓畫隼真才望題輿雅唱訓灘聲
環醉枕鷺影入茶甌蚤晚陪清躅梯雲奉俊游

寄新定蘇七太守

聞道銀符渡睦溪桐山應為長清暉漁翁幾十迎舟拜
沙鳥成雙夾旆飛檢點簿書茶貢蚤體量風物橘奴肥
題輿自媿來何晚未得雲中矚使威

之官新定同年李郎中以詩賦別即事感懷次韻

上答

雨後驚濤激箭催為君停權把離杯宦遊向老令人笑
別恨傷春觸處來故國未歸江令宅全家且上子陵臺
如今遇酒伸眉醉休問多才與不才

之官興定寓興三首

關山雨雪征人淚京洛風塵倦客心誰信子陵溪上去
一川秋淨滌煩襟

糟

汴水東浮不繫舟到官無事只輕鷗不才自古饒天幸
請却俸錢溪上游

溪山千古絕浮埃時拂朝衣上釣臺却恐被它漁父笑
糟醅不吸又閒來

之官新定却寄并州通判王幾道

新定與并門天南天北人扁舟江外客別乘塞垣身朔
馬驚鳴橐秋鱸上釣綸何時敘離濶把酒碧嵩春

七里灘

漱玉鳴珠七里灘到今猶照客星寒盧奴有水徒千頃
未得高賢一瞬看

舟次子陵釣臺

十載從軍去又來強為顏面走塵埃久慙簪笏未歸去
且喜妻孥共此來旋擷岸蔬供野飯欲題巖壁拂蒼苔
子陵昔日誠高趣未必全家上釣臺

睦州

千家樓閣麗朝暉人到于今說釣磯雨後數峯驕欲鬪

春來兩港活如飛高吟多謝沈家令中酒長憐杜紫微
更愛嚴城無鎖處白雲搖漾去還歸

送交代倅車晏十一魯望

魯望江南客風騷獵將壇高吟得意處清韻逼人寒場
屋聲華舊襟靈渤澥寬閨門盡羔鴈庭野列芝蘭僊勉
來新定淹留就小官酒論浩劫飲山欲上天看待月高

峯寺

高峯寺在郡東絕頂

聽猿七里灘入雲移翠蕩鑿石引鳴湍

魯望疏北山泉於後閣為玉泉軒又聞余好竹特徙數百本尤為清絕

一日交符去芳風

徒

善繼難紅塵久離濶白首此相歡

關兩句

留方醫鶴鄰

池邊

二鶴久病遺方醫之鶴即愈

貺別遺漁竿

魯望常於嚴瀨自作釣竿尤得其妙既去持以貺余

虎杏寧知用松筠幸未殘路長分驥馱火烈辨琅玕沙

際多平仲鷓原有謝安卷舒知自得不用苦彈冠

監州新定却寄并州舊僚

久從光祿長城戍却到嚴陵舊釣灘休問簿書邊報急

且聽宅舍水聲寒舟浮南渡雲千里睡起東窓日數竿

寄語晉溪溪上月楚天雖遠一般看

同年李郎中以詩見寄仍許見過次韻和答

新定溪山國病懷忻所依
桐君談藥妙嚴瀨得魚肥
吏退抄書譜朋來典道衣
軒車如顧我春酒上苔磯

烏龍寺祈雨回馬上口占

官曹苦羈束祈靈得幽便
夾路松披紛躡石煙分練
迎軒玉泉響鳴騶沙鳥散
曉日破霜陰前峯藹葱蘢
舊透迤步高閣窈窕出雲漢
坐來清思生語餘疏罄磬緩方將塵
滓滌還憂簿書亂偃旆拂歸鞚
回首青猿斷

西湖樓

積水照層峯登臨誰與同
望來生羽翼醉欲上煙空
細濕花雨疏疏開袖風
新安江上景盡屬此樓中

玉泉祈雨

南州富潦射萬壑縱奔瀨
茲泉一何高夏與寥廊對
邈非猿鳥到迅恐巖礧
碎霜落天地清玉立江
海外人區未蒙澤蛟龍
茲有待淺石諒難渟當
與雲漲會

登烏龍山寺閣

同年李郎中以詩見寄仍許見過次韻和答

新定溪山國病懷忻所依
桐君談藥妙巖瀨得魚肥
吏退抄書譜朋來典道衣
軒車如顧我春酒上苔磯

烏龍寺祈雨回馬上口占

官曹苦羈束祈靈得幽便
夾路松披紛躡石煙分練
迎軒玉泉響鳴騶沙鳥散
曉日破霜陰前峯藹葱蘢
舊透迤步高閣窈窕出雲漢
坐來清思生語餘疏罄磨緩
方將塵滓滌還憂簿書亂
偃旆拂歸鞚回首青猿斷

西湖樓

積水照層峯登臨誰與同
望來生羽翼醉欲上煙空
細濕花雨疏疏開袖風
新安江上景盡屬此樓中

玉泉祈雨

富潦射萬壑縱奔瀨
茲泉一何高廈與寥廓對
邈非猿鳥到迅恐巖礧
碎霜落天地清玉立江
海外人區未蒙澤蛟龍
茲有待淺石諒難渟
當與雲漲會

登烏龍山寺閣

寥廓

寥廓

桐川本無塵况此幽閣迥萬木含秋聲一軒與天淨前
峯翠分滴後谷語相應檻下江雲歸檐前古雪凝巖僧
對游客湛若寒冰瑩百慮綠心空獨飯隨疏磬嗟余本
林壑謬與世紛競一作市朝人幾傷麋鹿性舊山別來
久蘿蔓鎖幽徑長恐客沈深未得歸期定息中來此境
時覺襟韻勝猶媿招隱心聊為小山詠

後庵試茶

郡僻好藏身心閒久無事前軒飽食罷後庵取茶試巖

邊啓茶鑰溪畔滌茶器小竈松火然深鑄雪花沸甌中
盡餘綠物外有深意濫官來此游時得拂塵累莫笑後
庵茶閒中好滋味

郡齋閒步

花木方塘小樓臺宅院深以何消俸祿無事任山林雨
雪羈游路風沙苦戰心若論當此景不啻萬黃金

到新定後却寄蘇州蔣侍郎

遂翁亭畔碧桃開招隱溪頭畫舫回曾奉雲鴻此真賞

到今羽翼出塵埃閒窺玉宇書千卷渴飲金莖露一杯
別後霜天苦寥濶海雲深處望公台

自新定泐牒三衢舟中寓興寄所知

井落甌閩近鄉亭百粵連一革游宦客兩槩上灘船石

雙千尋浪山圍幾匝天亂篙鳴遠嶼羣譟捧危舷峽斷

疑無路汀回復濟川林深羨沙鳥村近喜人煙豈味垂

堂誠都由稍食牽家山舊廬在蚤晚賦歸田

舟次蘭溪却寄新定太守

解纜向蕭瑟敘別喜英豪野水征颿迥秋天醉幕高使
輿標畫隼騎吹壓霜濤幾日狂醒析思君夢更勞

新安江舟中奉酬孫觀書記

十年塞外憶江山余從事太原十年今日扁舟縱眼看匝岸野

花紅似簇避人沙鳥起成團放懷自古酒為得老筆到

今詩最難君解高吟我方飲幾人能共此清歡

送清溪鄭中舍官滿還京

鄭宰金閨彥年來解紱歸囊裝輕劍在場屋故人稀鄭君

應先水館酒初罷霜江颿欲飛無煩重回首行矣近天
朝舉暉

桐廬官滿先寄杭州資政侍郎

海角千家郡天南一水涯倦游慙梗泛多滯喜瓜時弱

羽誠難振危根只自持几門嘗際遇百步亦參差某蚤忝進

士第再以書判拔萃登科又以賢良方正待詔而方實無取時謂濫吹萬壑噴霆霧千峯

出險巖牢愁客星見孤節澗松知賀厦寧無託披雲辛

有期魯堂金石地商欲再言詩

方實疑名實

和王治臣新定即事

碧泉千脉瀉金溝名是東南俗阜州州名取俗阜人和之義任昉

舊詩題縣石賀齊高疊照江流月明幾處游歸客春色

何人醉倚樓我是江潭釣魚者喜君相見且相留

王治臣以余在告寵示嘉什

新安泉石最為佳多病何勞養歲華藥好幸依桐圃近

山安惟畏酒壚賒狂思逸客浮滄海渴想仙人飲絳霞

欲傍重陽搢策起菊房新小玉生芽近約使君九日龍山之飲

次韻王治臣九日使君席上二章

楚楓丹外客，颿稀水拍長。天鴈字垂樂，事喜逢千日酒。
凭高正在九秋時，吳歛調笑歌楊葉。蠻鼓鏗闕引柘枝，
使騎相逢且留飲。行看卓馬轡如絲。
新安江碧郡樓危，九日登臨醉袖垂。莫笑松筠歲寒地，
却勝桃李豔陽時。清淳酒瑩紅螺面，窈窕笙攢碧玉枝。
未必尊前歎遲莫，幾人如我始牽絲。

答延平王人使君望江亭見懷之什

望江亭上望桐江，煙水茫然隔鎖窗。擢第蚤同丹桂樹，
從軍俱在碧油幢。慶歷初余與治臣俱在征西幕天遙皓月人千里，書
託紅鱗錦一雙。開府時多家令瘦，酒旗猶恐未相降。兄
託延平酒美僕，託因率爾自負。

釣臺

盡逐鯨鯢埽八區，故人惟我更無餘。雲臺功將任圖畫，
天上客星閒卷舒。若把殺人來逐鹿，爭似全身歸釣魚。
先生有意羲星外，不為林泉傲帝居。

罷新定錢塘喜孫觀書記

桐江搗袂袂蚤三年把臂重來講舊篇陌上風塵成底事

鬢邊霜雪但依然虬蟠我亦思滄海鷗薦君方上碧天

孫以諸侯忍把離杯又拋擲別愁紛泊滿春煙

至和中得倅新定今領福唐再經此郡感舊書懷

因呈使君劉孝叔

十年前倅北州來平日風情尚壯哉玉水聲中寒濯筆

石楠鄉裏夜銜杯

郡城外有玉泉菴最為絕景又倅廳前有石楠一本陰合庭中凡飲席不

須可憐白首成何事猶得紅旌向北回太守故人應

笑我踐言堪媿子陵臺

余倅時年甫三十蚤有退休意于今未得已故有是句

飯芝川村舍

新定郡山後

嫩苗苒苒頭角秀柔柔裏裏陰影輕茆簷飯起上馬去

一聲雨後黃鸝鳴

宿普光寺

去州城三十五里

無端未得歸林下又向南方擁使麾夜宿禪關更蕭灑

一軒寒月照清池

宿桐廬縣江口

桐廬江水碧百丈見游魚元是新安水流從下瀨初

新安

江水纔下七里灘至此

清風寒到底明月靜涵虛塵土誰難濯人

心自不知

桐廬寺曉鐘

扁舟下桐圃霜月滿寒潭疏鐘一聲起清與天地參春

容逗萬壑窈窕出層嵐羈魂不成寐洗耳滌塵貪

桐江口見雪

無諸地無霜

福唐號無諸城

從古困炎熱曉出桐江口喜見羣

峯雪酌酒高颿下歸思滿寥沉沉從今不繫舟泛泛老清

澈

出七里瀧口望桐廬縣

瀧口波自平滄洲分雨雨溪辛勤下百粵乍出天一涯近

入桐廬市潮水濫中泝不聞湍瀨聲沙鳥浩然飛物我

兩俱適吾亦浩然歸

龍門巖

未到子陵臺先見龍門石萬物鎮羣峯闐然聳雙壁清
泉界中道亢若高門闢樵童走深徑魚戶掩沈碧白首
釣魚郎不知有行客

至睦州泊新安江口

前歲過此州手持七閩節雖遠更憚勞攬轡遲明發回
瞻七里灘何日榜舟歇幸得滿三年解符下甌粵却到
新安江依然舊澄澈斂巾照江水無白可添髮州人多
故吏余嘗羅立皆磬折問我此去心復有何施設興言

顧諸老謝爾相慰說此度歸來心可共嚴陵說

港口渡

三月悲風瑟瑟寒小船舟楫渡溪難日高待得過岸去
回首脩篁千萬竿

送睦州丁郎中

雨後桐江木葉稀坐棠無事枕閒欹扁舟幾認嚴君釣
古壁多逢沈令詩夜靜好當輪省宿曉寒堪憶趨朝時
山城寂寞郎官貴想對秋風動所思

寄睦州朱少卿

何幸鄉粉託使麾憶曾淮滢見風儀泉分龍岫成新釀

廟鎖瓊筵換舊枝維揚后土廟有瓊花二水清涵潭月夜千峯晴

捲雪雲時向來蕭灑稱名郡少緩龔黃次補期

經大洋吳氏別業

漸老故人少與君茲晤言方山共鄰里好時舊田園溪

色寒生枕松陰翠入軒猶憐巾子在相對舉清尊予明道中

與邵隱之王君章有巾子山聯句之作

新定望湖樓

龍盤山影倒寒流十里屏風翠入樓畫筆肯歸涵碧手

劉夢得涵碧圖詩有落在尋常畫師手之句湖光疑對湧金秋錢塘潮門主翁愛

客排三雅漁父忘機任直釣為訪紅雲遶花島滿船歌

舞按梁州

同孝叔游蕭灑亭

昔日賢侯多興詠為憐蕭灑復潺湲一橋飛處橫牛渚

孝叔新建水南浮橋二水清來見浙源沈杜有新安江見底及遠分丁字水之句竊以孝叔

政事如此
雨漲瀑泉添嶽面
晚晴春草帶潮痕
好風新月相留意
只恐張綱擁使軒

題思范軒二首

英袞多年去竹軒
更思風節紀記山樊
抗言后坐遺忠美

見爰益傳却遠慎
夫人坐次故事
通使河源舊策存
文正嘗詩石欲留

千古永
竹閣倡和數首
棠陰還對一樓繁
西湖有甘棠樓亦旌德政

使君才望須相繼
莫厭林間駐畫輜

天下儒宗不世勲
履聲今絕豈重聞
空餘逸韻傳流水

猶喜清風在此君
山倚孔祠分積翠
文正初建孔篆尋

嚴瀨掛香雲
文正為嚴光廟接花訓
倡將三紀時拂塵

篇見舊文
某嘗為接花歌文正得之於從

題玉泉

靈源曾記古篇章
飛入霜筠萬丈長
六月林風吹寶瑟

九秋山翠圻銀潢
試茶石鼎雲含液
釀酒兵厨菊有香

新定茶品殊佳酒香如菊歲
到此欲知真玉性
不為圓

折本來方

同孝叔游玉泉

石磴松陰一化城，泉源疑透古瑤京。僧知到耳此根靜，

客來洗心諸慮清。星紀星紀吳分辰緯所祥光重壁合，

藍田霽色莫煙生。小說玉煙最直李義山藍田日煥玉

潺湲似識君將去，相送出山多別情。

初夏同孝叔游普光寺

魚跳蓮葉青錢小，雪壓花枝玉燕參。時玫瑰盛開細草

使輻瞻鹿擾微風，池果落鶯含滿甌。春茗浮仙露一點，

尖峯滴翠嵐却迓，歸舟更多景晚來。雌霓挂寒潭，

初夏同孝叔游朱氏園

凍醪盧橘助登臨，此地相逢舊有音。石潤自知梅信蚤，

池方應為玉流深。詩成千色排清砌，話久花枝轉夕陰。

不見辟疆妨底事，月樓歸去正龍吟。

留題千峯榭呈孝叔

君把玄英詩集披，羣山依舊遶軒墀。杜陵幾醉花前地，

見樊謝客曾吟日落時。雨過荷香兼酒美，雲深泉韻透

簾遲佳名大約稱千數百萬嵐盤一一奇

題新定郡齋寄孝叔二首

主人今向日邊歸猶有清香滿謝池為囑西風莫搖落
不禁顛顚夕陽時

右後池荷

花意知君改外臺亂紅飛盡見蒼苔縱教顏色明年在
前度劉郎肯再來

右賞春亭

留題玉泉山堂

動非綠境靜非禪物物前塵現四天此地筌蹄求妙論
有時瓔路獻諸仙欲梅泉石多秋思過夏松篁聒晝眠
一箇攢眉招不至勞師香火漏沈蓮

題新定紅渠閣

煙卷龍綃豔格殊彩霞翻處好風俱幾杯仙露含秋色

一曲蟾宮在畫圖

霓裳羽衣圖
見王維傳

雨送清香浮酒面泉飛

幽韻透城隅州民多有東南美盡應嘉招入幕無

瓔路疑瓔絡

新定旅館中作

趙湘

歲月鄉關外溪山暝色中孤城秋閉雨獨客夜聞鴻病
使新顛出貧令舊業空思歸不得夢欹枕近梧桐

洞江晚望

疊浪浸天青離愁望處生雨餘孤島暝花落一船橫岸
遠紅蘭濕魚狂白鳥驚無人問行客山寺莫鐘聲

莫冬新定郡樓間望

江城逢歲莫獨自倚樓臺積雪明孤島微陽在蚤梅水

搖冰欲泮春近鴈思回故國還如此歸心但暗催

寄新安梁殿丞

郡孤詩句許秋供見說多聞却似慵移樹好禽來獨院
上樓高雪在諸峯泉當月際搖吟影蘚自雲邊得屐蹤
此興未尋頻挂夢阮公池館舊相容

秋晚舟泊桐江

嚴子陵邊水自流夕陽無語倚松舟乍逢風月羞為客
及到溪山識盡秋移樹斷蟬初過雨立沙孤鶴偶隨鷗

鄉心旅思何人會蘆葦蕭蕭一笛幽

題釣臺

邵炳

光武休戈詔子陵高臺時暫別煙汀當時四海皆臣妾
獨有先生占客星

訓通判楊殿丞名霖巖洞

雲峯千仞對吾廬洞古名新郡守書須信神靈知受賜
先興霖雨遠隨車

嚴陵集卷四

嚴陵集

卷五

宋 董菴 編

詩

經嚴子陵釣臺作四首

龐籍

翠岫臨寒瀨先生老此中釣耕輕萬乘要領戒三公入
宿星躔動歸來世網細空何人知此意千古激澆風
道閉寧濡足時平亦括囊故人登世帝清瀨自吾鄉渭

叟非真釣商奴是詐狂先生不可問天外一鷺翔
聞箇狂奴足生平在草萊不榮升帝腹寧自蹋魚臺步
武中朝下併併胝故國回滄浪重一濯京雒有塵埃
長天杳杳道冥冥一士孤風達至精雲若有心應有著
魚緣輕餌是輕生何人楚澤三年放此地家灘七里清
應宿將臣皆列土未將烟水博功名

釣臺

王安石

漢庭來見一羊裘閔默還歸舊釣舟迹似磻溪應有待

世無西伯豈能留崎嶇馮衍才終廢寂寞桓譚道被尤
回視蒼生終不遇脫身江海更何求

詠嚴子陵

梅堯臣

不顧萬乘主不屈千戶侯手登百金魚身披一羊裘借
問此何爾心遠忘九州青山東寒灘濺浪驚素鷗以之
為朋親安慕乘華輶老氏輕壁馬莊生惡犧牛終為蘊
玉石負古輝巖邱

讀范桐廬述嚴先生祠堂碑

二蛇志不同相得養莽裏一蛇化為龍一蛇化為雉龍
飛上亨衢雉飛入深水為蜃得自宜潛游江海俟變化
雖覺殊有道固終始光武與嚴陵其義亦云耳所遇在
草昧既貴不為起翻然歸富春曾不相助治至今存清
芬烜赫耀圖史人傳七里灘昔日來釣此灘上水濺濺
灘下石齒齒其人不可見其事清且美有客乘朱輪衰
回想前執執著詞刻之碑復俾存厥祀欲以廉貪夫又以
立懦士千載名不亡休哉古君子

送正仲都官知睦州

每嗟相逢少常苦離別多行行復壯壯徃徃起悲歌古
來易水上義士有荆軻捐軀思報恩飲恨歌柰何况彼
兒女懷牽纏如蔓蘿是以世間人鬢髮易番番喜君得
郡章東歸隨春波灘上嚴子祠繫船聊經過其人當漢
興富貴不可羅足加天子腹傲去釣於河冬披破羊裘
夏披破草蓑心中小宇宙尤哂獻玉和我慙賤丈夫豈
豈異帶面讎未免為鬼笑誰知懼撓訶安得如君行收

迹已蹉跎空將閒歲月塵埃浪消磨正同三峽賈盡力
向盤渦

送余少卿知睦州

青山峽裏桐廬郡七里灘頭太守船雲霧未開藏宿鳥
坡原將近見燒田養茶摘藥新春後種橘收包小雪前
民事蕭條官政簡家書時問雲溪邊

送江學士通判睦州

涉淮淮水淺沂溪溪水遲君到桐廬日正值采茶時試

問嚴陵跡今復有誰知

送崔主簿赴睦州清溪

舟輕不畏險逆上子陵灘七里峽天翠千重雲木寒古
祠鳴野鳥亂石激春湍正與高懷愜寧歌行路難

寄建德徐元輿

才子方為邑千峯對縣門靜便琴意古閒厭鳥聲喧山
茗烹仍綠池蓮摘更繁訟稀應詠物庭下長蘭蓀

送陳生還烏龍山舊居

蘇舜欽

百丈清溪見戲鱗嚴公祠宇與天鄰此中舊隱君歸去
笑指人寰一片塵

題子陵釣臺二首

孫沔

舊交為帝不能邀百尺雙臺照莫濤逸跡已將山共永

清名仍與月爭高魯連解難終辭祿龍伯持傾只釣鰲

列傳古碑言未盡一灘風竹自蕭騷

中興曾作故人看抗節唯憐七里灘枯枿卧沙疑野艇

叢篁生岸憶長竿天邊舊跡星辰動江上餘基水石寒

應笑渭濱周呂望白頭因獵從和鑿

子陵釣臺

王存

嚴公英魄去何之江上空餘舊釣磯古木蒼煙鸛鶴噪

清波白石鷺鷥飛山中秋色香杭熟壠下朝寒赤鯉肥

何事夷齊恥周粟一生顛顛首陽薇

題釣臺

馮京

渭水塵空紺業傾桐江烟老漢風明蚤知賢達窮通意

閒把漁竿只釣名

釣臺

沈括

漁釣非良業相期遜姓名太平雖不仕故舊豈無情七
里林泉好三公位服輕片帆湍石下誰不仰先生

睦州秀亭

錢勰

秀色四時好探春來此亭花初擁檻發山晚與雲青得
鱸嚴陵瀨評泉陸羽經歡餘不盡醉鼓角限重扃

甘棠樓

樓曲開三面山重合四圍溪衝朝靄出颿並夕陽飛芳

杜供春望晴雲渡袷衣樊川猶未識清興莫忘歸小杜睦州
詩為多未
有此也

高峯寺

苒苒郡城東穿雲入幾重已窮難上路才到最高峯竹
老龍孫瘦泉甘馬酒濃何當來漱石安隱飽疏慵漢太官有

酒 桐馬

東館樓

前太守丁公善郎中命予名之按孫權赤烏中使賀齊

桐

討黥歛始分歛為新定入晉^晉為遂安郡此今地也會公
善去郡未揭也宜曰分歛樓

簾影隔朝暎雲低畫尚昏山形分歛翠溪色到江暉日
盡天垂幕歌餘酒滿尊欄干不堪倚歸思斷鄉魂

玉泉菴

遙派落天潢分崖射壁光山從千古潤江得一源長風
雨無時作珠璣滿谷量淄澠欲誰辯願借易牙嘗

勉郡庠諸生

趙抃

桐江為守媿顛蒙來喜衣冠好士風勸學重思唐吏部
教人多謝蜀文翁濟時事業期深得落筆詞章貴不空
道有未克須自力莫將榮頰汨於中

玉泉亭

潺湲朝莫入神清落澗通池遶郡廳亂石長松山十里
討源須上玉泉亭

題高峯

上石扳松千步勞下窺人物過秋毫嗟誰更向中峯頂

樹塔孤撐碧落高

題甘棠樓

闌干十二壓仙瀛
占得龍峯作畫屏
林映遠籠千里月
湖光寒照一天星
望來瀑布真霜練
飛過沙禽半雪翎
人賞不知春已老
隔橋依舊柳青青

子陵釣臺

楊傑

高風誰得似先生
七里溪山當畫屏
功業不隨東漢祖
光芒獨應少微星
蘭臺有史傳名姓
蓬戶無人問醉醒

若使當時忘故態
何由千古羨鴻冥

方干故居

千載富春渚
先生家獨存
玄英播寰宇
丹桂付兒孫
文正重高節
子陵同享尊
泊舟明月夜
重為弔吟魂

方氏清芬閣

刁約

自別高居二紀餘
今朝重到懶踟蹰
山川勝景依然在
屈指交親一半無

嚴陵山

一染浮名十五春
強隨時態役天真
何年卜築茲山下
却笑區區世路人

巡按睦州過烏龍山

元絳

羣山袞袞卷波濤
舉手天門尺五高
塵土多年昏病眼
猶能千里見秋毫

桐廬晚景

向晚西風急
扁舟下瀨輕
帆檣掛山影
鼓吹壓潮聲
白鳥烟中沒
斜陽雨外明
油然五湖意
渾欲薄功名

宿清溪安樂山

張景修

映窗猶剩雪餘痕
瓶裏梅花枕上聞
一碗鐙寒聽夜雨
半牀氈煖卧春雲
詩成始覺茶銷睡
香盡翻嫌酒帶醺

我是掛冠林下客
山中安樂合平分

還吳下脫一字抄

過桐廬邑二首

空一格待補

隱君無姓字
何代至今存
數里山為宅
兩株桐是孫
人烟半峯碧
溪水帶潮渾
多少來游客
茫茫蹋藥根
三載江南客
還吳復西潮
貪兩溪盡雲
截衆山齊舟楫

無空日樓臺半上梯桐廬隱君子應笑只留題

釣臺

羊裘東漢客歸隱隱釣魚灘天子不能屈先生非苟難雲
藏古石在風激世人寒祠下青青竹何妨把釣竿

清芬閣

嚴子釣臺畔猶聞吟嘯聲榮華付諸弟蕭洒繼先生自
製茶槍嫩新開酒面清紅塵不拋擺那得白雲名

再至新定有感

岑象求

蜀地吳天各一涯去來三紀亦云賒烏龍遶郭儼如舊
白髮滿頭良可嗟老矣不堪多感慨使乎何處是光華
周行歷覽猶疑夢更問庭楮幾度花

詠縣廳前古楮木

三十年前宰一同朝朝相對此庭中如今翠葉膠枝好
依舊朱欄戒石東潘岳河陽花立盡陶潛彭澤柳隨空
唯君獨負堅剛操何異靈椿與夏蟲

方氏故居

邵元

偶分魚竹到稽山處士林泉一望間歲月自隨流水遠

姓名長與白雲閒鑑中人去荒遺迹處士鑑湖有別業今不知其處矣

溪口僧來寫舊顏處士祠堂真像即會稽溪口僧悅躬筆何日放船訪巖

數吾門高第約躋攀處士遠孫蒙即僕同知貢舉日敕放進士也

題釣臺

馬存

子陵臺下山層層奇峯壯氣橫雲生處士溪邊水泚泚

碧波明月涵天清老松偃蹇傲世兄能綠竹蕭灑吟風聲

潮頭百仞出海門飄吳擊越如毛輕飛來灘下不敢過

變作平浪歸滄溟

清溪行

陳軒

山色碧與溪扁舟泛落暉水烟帆界破水鷺驚飛島

嶼隨流曲漁燈隔岸微月明何處宿待訪子陵磯

憶清溪縣

昔愛清溪景人烟百里間湖居皆釣客郭外盡禪關酒

市遙青旆公街枕碧山枉教成久別無計約追還

泛清溪

曉烟如練曳平津一櫂東風兩岸春
島鷺沙鷗休戀我北堂歸有白頭親

憶雉山書齋

松陰江曲舊齋堂別業歸來各一方
吟想晚潮烟柳濕夢游春檻露花涼
楊朱路遠空南北青帝亭閒自短長
何日揚鞭訪前景竹窓重整讀書牀

桐江夕下

浪催鳴臚去嘔啞古岸蕭蕭感歲華
雨脚蒼茫驚斷鴈

烟痕漾密濕棲鴉蘆花正落汀飛雪
楓葉初丹岸有霞
漸覺望中山色暝
數星燈火認漁家

釣臺

吳可璣

君王取天下有人將甲兵
君王得天下有人相昇平
我欲介其間區區安取成
莫若歸養高高^卧之^卧高之直使
萬乘意慕仰非鴻冥身雖隱
漁釣心豈忘朝廷常慮天
下定君王志驕盈羣臣習見
聞力諫不爾聽不有不臣
者不足回其清
高山四老人用是安
西京潛希絕世躅

萬一助皇明年當建武日上下咸清寧所懷憶不陳終
焉為客星如何逸民傳乃有狂奴名

過子陵釣臺

葉棊恭

勢利輕捐寄傲中毅然高節凜秋風耕閒釣寂千年迹
立懦貪廉萬世功須信林間無怨鶴更知天外有冥鴻
扁舟夜泊靈祠下慨慕先生道不窮

留題釣臺

劉涇

水綠山青人可知不知生氣得之誰釣竿已屬嚴公手

直到玄英解道詩

釣臺

賈青

萬疊層峯夾兩溪雨餘清氣却炎暉何時學得嚴陵傲
洗盡塵襟卧釣磯

釣臺

王達

一句能通萬世情若非高位即嘉聲如何自古留題者
不悟嚴光解釣名

釣臺

張綬

范蠡功成始遁逃
淵明五斗便辭勞
先生二事俱無一
名與青山萬古高

釣臺

余闢

不誇長揖出宮闈
不重為漁老釣磯
最愛清宵銀漢上
客星時共帝星輝

嚴陵集卷五

嚴

陵

集

卷六之九

嚴陵集



卷六



三詩
蘇頌題寒光閣
蘇頌題寒光閣
蘇頌題寒光閣

獨樂園釣魚菴

司馬光

吾愛嚴子陵羊裘釣石瀨萬乘雖故人訪求失所在三
旌豈非貴不足易其介奈何夸毗子斗祿窮百態

次韻葛大卿留題寒光閣
蘇頌

溪凝藍黛合雙川閣在千巖萬壑前漱石我思清病齒
拂琴誰共聽流泉雲生北嶺橫空白春入東郊一望鮮
况是江南風物好待君重詠四時天

送江州著知吉州

字物叔與江公望民表當是兄弟行蘇軾

三吳行盡千山水猶道桐廬更清美豈惟濁世隱狂奴
時平亦出佳公子初冠惠文讀城旦晚入奉常陪劍履
方將華省起彈冠彈忽憶釣臺歸洗耳未應良木棄大匠
要使名駒試千里奉親官舍當有擇得郡江南差可喜

白粲連檣一萬艘紅妝執樂三千指簿書期會得餘閒

亦念人生行樂耳

二耳字義不同故得重用

舟過嚴陵灘將謁祠登臺舟人夜解及明已遠至
桐廬望桐君山寺縹緲可愛遂以小舟遊之作二

絕

蘇轍

扁舟匆草出山來慚愧嚴公舊釣臺舟子未應知此恨
夢中飛楫定誰催

嚴公釣瀨不容看猶喜桐君有故山多病未須尋藥錄

從今學取衲僧閒

題伯時所畫嚴子陵釣灘

黃庭堅

平生久要劉文叔不肯為渠作三公能令漢家重九鼎
桐江波上一絲風

絕句

館甥宮裏歎才難當日同朝聽百官光武若知堯舜事
至今那得子陵灘

釣臺

曹輔

天地何曾着兩雄螭龍飛去有冥鴻北辰夜動雙懸象
南浦秋歸一釣篷自昔何人繼高躅至今茲地仰清風
悲涼古意誰能盡落日江山醉眼中

千峯榭

呂希純

古郡千山裏高臺六月涼開軒背城市伏檻即林塘白
佛當平遠烏龍挿昊蒼水風生枕簟嵐翠撲衣裳欲雨
高峰暗新晴瀑布長稻塍分錦繡松嶺奏笙簧自昔多
賢守於今載雅章承流叨繼踵主諾粗提綱夙樂阿蘭

若端居最上方南津有禪侶默坐正相望

紫翠樓

予臨瀟洒郡終日坐樓中樓上闢四門門開面面風南
榮看馬目北檻對烏龍夕暝瞰堯率朝霞望高峯峰巒
一相望紫翠千萬重中宵若笙篴天籟起長松直疑列
仙侶駕鶴相過從

趙清獻賞春亭

遺直兼遺愛居今見古人殿中收白簡江上擁朱輪棟

宇才丞丈琴尊喜對賓遠亭佳木在長與物為春

烏龍寺

秀嶺竒峯接釣臺烏龍直北更崔嵬萬松合處虛亭敞
千佛光中梵宇開林外瀑泉飛朔雪雲間寶藏轉春雷
攀藤更入西庵路一聽支郎語劫灰

承天思范軒

范公當日守江濱本是西清獻納臣瀟灑溪山瀟洒郡
太平天子太平民棠郊遺愛今仍在竹榭高吟迹已陳

還憶開元宋開府相望彷彿見精神

陳尊宿菴

尊宿芳名盛菴巖迹未頽織蒲隨日用儋版喚人回臨
濟親推出雲門手托開于今兩禪派俱自睦州來

靈香閣

昔聞僧道開清淨本求佛談經悟教藏施藥蠲衆疾臨
嶂起重閣最上構禪室靈香邈可繼壯麗固已軼桐廬
瀟洒郡茲閣更竒崛峯巒互掩映松竹富蒙密我來一

伏檻紫翠競森出塵襟與羈情中坐况已失清風來甚
遠冲氣久彌逸東軒視蟠桃仙路如彷彿

蕭灑亭

郡因賢守得佳名水態山光會此亭雲外僧歸穿竹隴
日邊鷗下集沙汀浮梁倒影橫雌霓霓寶塔張燈疊萬星
不獨班春行田野重緣香火叩禪扃

高峯菴

予嘗登高峯近瞰碧溪隴老松如卧龍夾道忽騰翥危

梯過百折直下看雲雨善導有遺踪十佛從口吐歲久
缺其三塵埃誰復數佛壽倘能續佛像諒可補遶山行
道迹會轉坦無阻中休有磐石蔽日多林莽安得德山
流來為此峯主結茅孤頂上端坐訶佛祖

玉泉菴

瀑布巖東轉畫旗拂雲穿石上霏微抱溪修竹通千个
夾道喬松過十圍檐外一潭泓翠碧窗間萬斛濺珠璣
使君不用笙歌擁漱玉聲中岼嶼歸

江氏園

北渚南津路不遙鳴騶喜過定川橋竹間水榭涵虛碧
林外山堂對沆瀣地占上游真墜堦門通禪苑離塵囂
游人未歎尋芳歇石磴山松正後凋

民表圓同菴

翠竹菴前久不疑雨花巖畔更忘機何人得似江居士
在定時多出定稀

定川門

江如丁字湊城隈長畏蛟龍鼓浪來門表奠川聊致禱
職當求瘼愧非才兩灘漲定沙痕白七里山晴雨霧開
放出庾家樓上月却留賓從少徘徊

王氏亭池

城外溪山知幾重獨憐池館占城中亭花不動波瀾細
逕石相連島嶼通牀下繫舟同醉傳尊前垂釣似仙翁
王家最數烏衣巷莫廢江南舊士風

朱氏園

十里游山興盡回重留車騎款郊扉中橋駕石臨清港
危榭開軒挹翠微夾道松風吹酒面滿庭花氣襲人衣
殷勤更謝華亭鶴引吭高聲送我歸

和江民表韻

陳瓘

傳老東山水上浮玄沙六月雪重裘舊來消息今何在
千里桐江月滿樓

合江亭上

楊時

倚杖鈎簾兩水間晴光飛景上彫欄颿催畫蠲搏風去

雲吐銛峯作劍攢平野烟浮迷遠日晚溪潮漲失前灘
騎鯨一往扶桑近休問人間行路難

登桐君山二首

霜染溪楓葉葉丹翠鱗浮動綠波間盤盤路轉千峰表
冉冉雲扶兩港間掠水輕鷗晴自戲陵風高雁莫爭還
結廬姓字無人會靜對庭陰一解顏
翠崖千尺峙雲高樓殿暈飛壓巨濤檻外回峰自連着
祇因潭下有靈鼈

過七里灘二首

拂雲高雁倚風搏下視平湖萬里寬搔首扁舟又東去
錢塘江上看波瀾
扁舟東下幾時還一席飛颿挿羽翰回首嚴陵臺上月
清風千古逼人寒

過清溪渡

天濶銜江雨冥冥上客衣潭清魚可數沙晚雁爭飛川
谷留雲氣鷓鴣傍釣磯飄零江海客歌側一颿歸

題贈吳國華釣臺

君不見釣璜溪上白髮翁一竿西去追冥鴻
田車同載非羆熊鷹揚烈氣如飄風
又不見羊裘石瀨垂綸叟爽
槩陵天動星斗萬乘故人親訪求
卧對鸞輿忍回首聖賢遇合自有時
潔身亂倫非所知高風寥寥古已往
較然得失知者誰君有釣臺臨橘水
橘溪不與嚴溪比收身欲攝渭老蹤
笑捩霜髯照清泚澄潭夜月秋光浮
擊波短艇沿汀洲長繩巨石不能繫
飛颿片席歸蓬丘巨

釣沈餌牽九牛一釣直取靈鼈頭
修鱗擺鬣浪山起雲鵬飛翻忽千里
蹋雲馮翼上青冥一點孤光厠箕尾

嚴陵釣臺

漢網久陵遲國柄授權室中興得英主
威明戒前失三公經邦手吏事固精覈
功臣欲圖全猶不任以職矧茲故人分
義等天倫戚卓哉子陵心秉哲因前識
投身豢名爵豈但枉尋尺萬鍾雖天富
樊雉非予匹石瀨清且泚蒼崖聳而直
揭竿事幽尋釣水鮮可食羊裘禦冬温

袞繡未為益三旌屠羊肆義在不吾易用舍各有趣高
風亘今昔

題方氏清芬閣

朱彥

干戈唐季風塵中一代文章掃地空先生詩名最晚出
句法未減元和工玉壺藏冰不受垢卜隱宛蹈嚴陵踪
至今名字照人目直與山水為無窮我舟南紀泊坐煩促
接歲風波仍轉蓬緬懷先生酌溪水梅花如霰落晚風
清芬築室家有法亦見裔孫白雲翁叔今策得待三接

仲也昔跨御史驄乃翁歸來三十載語笑但覺朱顏紅
翁不見東飛伯勞西飛燕南飛烏鵲北飛鴻人生游宦
正如此我欲買田歸江東

題嚴子陵釣臺

泊舟釣臺側敬謁嚴子陵碧山如佩環水作鏘然聲定
知千載後尚復有遺陵長嘯明月下緬懷今古情世利
濁於酒末俗遭塵冥毫髮不一直戈矛豈相爭先生得
高蹈萬鈞獨可輕持釣偶自適潛魚不吞醒清風在人

耳凜凜見典刑不如臺下水方可濯塵纓

寒光閣

駕舟掠杭越小泊清溪門年生江令尹邀我谿南園丹
碧氣成霞樓䟽何鬱盤江城春事起臘侯已向殘的皜
小梅花暗香媚山樊櫺軒絕可愛青士聯蒼官君家藝
蘭畹歲久蘭有蓀我生真漫浪嗜好無一存尚作山水
想十年勞夢魂歷眼滄洲趣茲盟那可寒他年釣竿手
來傍沈郎灘

臘侯疑臘侯

題釣臺

漢柄久顛置神鼎遂移新志士恥驕餌入山如避秦中
興有世祖側席在幽人元纁載安車三反方來賓枕漱
泉石久不羨北軍網卧屈萬乘尊吐吐平生親箕顛志
不奪槐鼎意從申歎息上輿去天子不得臣歸隱隱富春
渚釣外無隱淪高名懸日月清風播松筠至今七里水
不到南海津南海有貪水至今雙石臺獨與西山鄰古木下
高鳥清漪行素鱗溪氣綠靄靄野蔓青緡緡客星照千

古鄧禹安可倫
手捉玉璜去
出處各有因
玄素久寂寞
猿鶴叫秋旻

題方氏清芬閣

一室條然斲翳荒
嘯歌曾是傲羲皇
春風自逐桐花老
煥日時聞藥草香
修竹幾年薶舊隱
新詩到處發潛光
從今應與嚴家瀨
相對清芬一水長

兜率寺鑑光閣三首

高下人家隱亂峰
澹雲籠日水浮空
朝朝暮暮山容改

總屬虛懷一照中

皎皎長空迥絕塵
青山雨後更逢春
一匱古鑑新磨就
誰是光明內外人
風吹宿霧寶匱開
滿目春容甚處來
好值軒轅磨瑩手
更無一物隱纖埃

玉泉菴二首

高蓋西來動四隣
青青豐草馬蹄勻
平田淺水相因足
野杏山梨次第春
偃蹇長松如傲世
謹呼好鳥似迎人

脩然偶得棲真地方信浮名即是身
十里五里花無主千山萬山春自忙少年意氣傾都市
走馬橫來若電光泠泠古寺風吹屋羞死五陵豪俠場
黃金散盡身無益獨有泉聲千古長

再題

逸士有高躅故山無世情黃花香靨落白馬赭清明雲
作朝昏暝泉流今古聲王孫好歸去芳草又重生

又題玉泉菴三首

僻鷗藏亂峯清流蔭修竹短策資遠遊斗酒招近局幽
草不知名孤花送餘馥采芹躡青泥捫松憐舊綠寄言
潁川子沒齒傷局促為君汨其泥與我濯雙足
落崖碧水支流去隔竹黃鸝相應鳴飛絮落花迎野步
細風輕煖爽爽人情
天台大士碧峯頭林鎖檀烟凝不收誰坐胡床揮玉麈
一聲清聲晚悠悠

玉泉菴

江公著

風煥客衣輕山行眼乍明人非少年事泉作舊時聲草
屨春遊倦茶甌午睡清不教身自在城郭莫烟生

書靜勝院壁留別父老

蔡肇

青山雲半遮慘淡有離色溪水亦潺湲嗚咽當枕側男
兒四方志百年一行役山水亦奚悲我自本無得父老
挽我車洒^淚半悽惻使君雖自力慙無理人術舉手謝父
老意厚難報塞

釣臺賦

張伯玉

山水縈回烟霞次開不見逋客空留釣臺地迥而清風
不去情傷而往事俱來得魚之處猶開崎嶇古砌壘土
之功未沒重叠春苔伊昔子陵貪幽自遂辭光武之好
爵樂富春之勝地雖無晦迹之勞亦有垂綸之事持竿
一去長為避世之人疊石九層以盡平生之志爾乃馮
高易感覽舊多傷塵事與清波不返紅蘋同白芷徒芳
相逢投餌之時寒流淼淼始及臨川之日遠岫蒼蒼今
古堪悲躋攀盡趣潮平昔日之岸風動當時之樹石上

侵明月

日

少留人間多故游
 絲亂舉初同觸目之疑
 野竹隨低忽
 有沈鈞之悞迹
 是人非蕭條晚暉
 萬里之碧嶂如畫
 幾片之白雲不歸
 鷺立斜分之浦魚
 驚半毀之磯盡日而
 風波莫問滿山之
 松桂相依既而悵
 望歸心裴回舊址
 尋通樵之一徑下
 鳴湍之十里煙深
 釣處空懷迤邐之
 峯日莫臺前無限
 潺湲之水比夫燕
 昭王築而禮士漢
 孝武登以求仙構
 金玉之畢至遂塵
 埃之共捐曷若茲
 所成於自然峭壁
 參雲孕清景而無
 冬無夏寒潭徹底
 侵

明月而千年萬年已矣
 哉幾歷芳時誰依茂
 躅秋風起兮浪白
 春色來兮水綠惟野
 鶴與輕鷗自往還
 於水曲

釣臺賦

錢勰

治平之初元孟春某之役
 於新定道出嚴子陵祠
 下作釣臺賦其詞曰
 造東陽之下流兮歷
 桐君之舊隱俯清瀨
 之淵回兮仰崇山之
 數仞即釣臺之故處
 兮發塵編而猶信濯
 七里之澄灣兮晞千
 齡之逸軫駢俎豆乎
 衆壑兮供百嘉之初
 萌湛尊壘乎麗澤兮
 揖明水之至清

揖明水

侵明月疑

疑侵明月

於自然峭壁參雲孕清景而無冬無夏寒潭徹底侵

武登以求仙構金玉之畢至遂塵埃之共捐曷若茲所
尋通樵之一徑下鳴湍之十里煙深釣處空懷迤邐之
峯日莫臺前無限潺湲之水比夫燕昭王築而禮士漢孝
明月而千年萬年已矣哉幾歷芳時誰依茂躅秋風起
兮浪白春色來兮水綠惟野鶴與輕鷗自往還於水曲

釣臺賦

錢勰

治平之初元孟春某之役於新定道出嚴子陵祠下作
釣臺賦其詞曰造東陽之下流兮歷桐君之舊隱俯清
瀨之淵回兮仰崇山之數仞即釣臺之故處兮發塵編
而猶信濯七里之澄灣兮晞千齡之逸軫駢俎豆乎衆
兮供百嘉之初萌湛尊壘乎麗澤兮揖明水之至清

揖明水疑

挹明水

今供百嘉之初萌湛尊壘乎麗澤兮揖明水之至清

鏤肺肝而刻祀兮以恭弔乎先生曰在昔周衰秦亡兮
漢氏為政天不厭亂兮炎靈中病翦諸夏之磐宗兮授
五侯以魁柄肇陽平之曠貴兮資文母之永命混伊旦
之糠粃兮極羿浞之梟獍俄絳禍於百粵兮內毒痛於
九州逞焚如之虐燄兮孰可望於彼留逮淵龍之未躍
兮嘗與世以浮沉繫冥冥之何算兮聊卒歲以優游百
六究而新族兮奉舊物以歸劉雖緯發以均慶兮曾故
人之獨不順輟侯以辟禹兮或姑治其幽憂謂高卧其

已足兮安有待於營求意友交之美初兮慕施止於艮
背將食土則見臣兮非至高而莫對當駕車之三反兮
終一言而見意噫巢父之累刻兮豈好大而事懟蓋屈
已以徇人兮有時遷而禍會孰與夫道雖高而身安兮
名將顯而迹晦逸聊許以增高兮詎少移於故態此先
生所以馳驚乎六合之外者也向若凝滯思於舊學兮
垂餘念於勲庸體管輪之安乘兮懷五兩之青銅彼且
厠予兮立大功之諸將責吏事之三公下馬則鄙陋而

注

祖按方志云

相唐書縣志

相里白水鄉

連一村名龍

能觀龍光

清相龍光

微時避難於此

故稱文云

堂一林名龍

清相龍光

清相龍光

清相龍光

注

不足為兮上焉則鞅鞅而不我容設濡足以救世兮將
助理以赴功則高密贊圖於擁節兮迄見褫於龍章新
息誓亡於馬革兮至死謗於炎荒然後知先生照未然
之成敗兮識幾至之存亡昭利而不動兮得光武而益
彰者也又若氛祲方結鯨鯢未戮四海沸騰真人隱伏
莫高匪山莫幽匪谷苟見誚於木石兮悵同羣於麋鹿
蔑亢世之高蹤兮昧話言之駭俗雖不得與此臺而並
傳兮固亦無加損於自足此志士所以洞想兮矧精祠

之可矚激芳風於頽波兮慨靈氣之猶畜惡造端於登
高兮久裴回而躑躅

嚴陵集卷六

嚴陵集

卷七

記

應詔

駱賓王

余以三伏辰行至七里瀨此地即新安江口也有嚴子陵釣磯焉澄潭至清洞澈見底往往有羣魚戲歷歷如水行耳人有釣者試取投之或有浮而不顧者或有貪

而輒吞者引竿而舉因以獲焉其始出也乃掉尾揚鬣
有若恃力而自勉其少退也則鼓鰓濡沫有似屈體而
求哀嗟乎勢牽於人道窮於我將欲以下坐而歌馮子
又安能中轍而呼莊周哉余乃祝曰猛獸搏也拘於檻
穿鷲鳥攫也繫於籠樊素龜靈也被髮河津白龍神也
挂鱗置網何不潛泥而穴處何故貪餌而吞鈎乎於是
放之江流盡其生生之理時同行者顧詰余曰夫至人
之處世也擬迹而後投隱心而後動終始不易其畫悔

吝不生其情而吾子沈緝於川登魚於陸烹之可以習
政術羞之可以助庖厨曩求之將何圖今舍之將何欲
余笑而應之曰聖人不凝滯於物智士必推移於時知
幾之謂神食生之謂道殷乙聖也因於夏孔丘賢也畏
於匡且夫明哲之賢尚罹幽夏之患况鱗羽之族能無
弋釣之累哉故曩吾有心也恐求之不得今吾無心也
既得之而舍夫求與舍不亦雙美乎烹與羞不亦兩傷
乎况療飢者半菽可以充腹為政者一言可以興邦亦

奚必因小鮮而後明三異之規勦大命而後冀一殮之
飽擒而不殺可謂仁乎獲而不饗可謂廉乎且夫垂竿
而為事者太公之遺術也形坐磻溪之術兆應滋水之
璜夫如是者將以釣川耶將以釣國邪然後知古善釣
者其惟太公乎又有妙於此者其惟文王乎夫文王制
六合為釣懸西履為餌筮之於清廟投之於巨川一引
而獲太公再舉而登尚父由此觀之蹲會稽而沈轄者
鮑肆之徒也踞滄海而負鰲者漁父之事也斯並眇少

者之所習安知丈夫之所為哉

漢高士嚴君釣臺碑銘

梁肅

先生諱光字子陵會稽餘姚人也名聞於漢光武之世
東觀書實載其事當哀平之後天地既閉先生韜其光
隱而不見建武反正雲雷既定先生全其道見而不屈
消息治亂之際卷舒昭曠之域如雲出於山游於天復
歸於無間不可得而累也則激清風聳高節以遺後世
先生之道可見於是矣或曰人倫大統莫大乎君臣崇

隱

釣

德致用莫盛乎富貴而子陵以賤為貴以臣傲君二者
其失於教歟君子曰不然夫賢哲之道一動一靜動而
用者功濟於當世靜而不用者光化於無窮故許由於
堯先生於漢皆不易乎世游方之外俾後之人聞清風
而嚮慕焉蓋運有會而事有行伊呂遇湯武而立大功
子陵遇世祖而立大名去就不同同歸於道焉歲在大
梁予涉江自富春而南訪先生遺塵則釣臺尚存焉仰
聆德風刻頌於石其文曰

季葉浩浩澆風蕩^淳先生括囊鳥獸同羣四海既平故
人為君富貴於我有如浮雲召至禁中告歸江濱下視
天子上動星文接輿肆狂孤竹求仁介推山死龔勝蘭
焚猗歟先生異乎斯人俯仰世道從容屈伸清溪悠悠
白石磷磷遺風是仰終古不泯

陪遂安封明府游靈巖瀑布記

康仲熊

縣之西有山山之巖有泉勝可知也薄遊於茲懿彼幽
絕不俟終日褰裳造焉遂負綠綺岸烏紗屨及於城隅

杖及於通衢背山郭之縈紆乍緩步以趨縣君封公聞
而喜曰興所引也我得無行乎乃命車騎邀嘉客追我
於楓香之野乘我以驪眉之馬載笑載言遺谷超原於
是穿窈窕躡嶇嶇綠雲搏壁極乎所聞觀其陽崖劃開
陰壑旁轉懸水百仞注而成潭萬象奔走以成形羣峰
回合而却倚練影挂於層漢雨聲散於長林潺潺然無
晝夜而息雖天台之飛流蔑以過也吾徒盥於斯鑑於
斯塵心洗然世慮都遣吸香茗以傲睨招清風而詠歌

足以長道機滌煩想功名軒冕於我為賓矧夫上隱雲
天下臨佛土巖岫宵藹時人穿窺禪菴居解虎之僧洞
崛棲駭鷺之客永言長往其可乎哉封公曰異乎夫子
之說方今國步未安兵革多故忠臣佐世之日志士嘗
胆之秋遽欲退閒恐非通論僕曰唯唯幸無重吾過請
從子而歸回首林蘿謝白雲而去刻彼巖石聊紀盛游
時大歷十二年莫春上巳之明日也

嚴先生釣臺記

崔儒

易象以天地交乃泰夫交者氣同道濟之謂也同則無
變濟則兼利雖君臣之殊位品類之異數其義一焉嚴
子陵與漢世祖可謂天地之交矣嚴君處道玄寂超往
返獨以輔弼為縲紲以寵榮為穢污絕世高蹈歸乎舊
山斯達人之常域也世祖以以祿位抑之不以褒崇加
之其來也同寢共體其去也鴻飛雲逝示君臣之與際
存天地之易簡道泰氣同主之至也後之人以常情所
不及異而疏之飾而詞之是彫其至樸逕於夷途矣况

今之交者權利傾弛百無一全知人知己事皆昧絕邈
想遺塵慨然興悲觀其兩峯相嶽群木茂植上有平田
足以力耕下臨清流可以垂釣乃嘉遁之勝境舍此何
居則呂尚父不應餌魚任公子未必釣鰲世人名之耳
釣臺之名亦猶是乎行舟輟颿因有斯述將以誠夫偽
交與貪位者豈直紀事而已哉興元元年夏四月景辰
建

任地列封有國之恒制張官考績王者之大轡故監部
分刺世官為重秦漢之來也隋新定郡武德四年改為
睦州嘗析桐廬為嚴州復為東睦州尋併為屬邑領縣
六建德桐廬清溪分水遂安壽昌幅員一千二百里大
山經川陵陸畏壘居七十萑蒲斥澤田植之壤居十二
其餘中田小畝之數一農夫而食十人官或旁詔殘以
漁利單戶危鄉歲虛籍計肆朝廷難其任也洎於山峻
二江合會之勢龍門䟽鑿矣輾轅東扼矣丹巘濶聳遠

通海水巖險呀豁斗絕鄰部士族豪家望走洞穴刑理
不直或頓機網故郡其新定州其睦若日親敬大化其
封也自國家有兵甲之費不入內府經用所入浙右重
於江淮茲郡重於他郡加以鐵官鹽策盡服其籍調租
過於大半負息而應征蓋所以天不奪時人無其力也
前時茲郡多命德賢風化所寢父兄成教君子為之斯
可一變而至於道也始自永徽仰書名字森然在列以
識遷授元和七年甲子歲記具錄累代刺史名銜除授

年代如後

睦州錄事參軍廳壁記

皇甫湜

入州門東六曹之聯事所在都其任者子於門西經始
之意衆未諭也前刺史李君為政更年大惠一州詔徵
始聞而未至也思宜利所遺步覽庭內顧以茲為不厭
慮財鳩傭即日即工馮寬顯構相前增葺儼然華就翩
然樂遷六縣之駿奔於是乎肅序百昏之職事於是乎
總齊羣官之退食於是乎逶迤矣利不十不變法其斯

之謂乎錄事參軍既荷寵飾有懷章示具以廳壁為記
宜異也請湜書之元和八年四月三日記

移城隍廟記

呂述

睦州城隍神廟舊在城內西北隅元和初年刺史鄭膺
甫移至於城北門樓上其地舊置州獄及司法官廳開
成四年刺史呂述移獄就六司院東南之隙地於廢址
上立新廟堂屋三間五架階高三尺上設鷓尾三面行
廊聯屬東向開門門外造廳一間一廈為脩容之所五

年正月十九日廟成遷神像焉神坐後分畫侍衛於左
右壁其門左右畫兵仗屏之南北列木寓馬馬二階前植
松五本外夾道亦植松三十四株三月十六日大備牲牢雜樂率
將吏以落之今紀其祝詞於後云禮陳八蜡之名曰祭
坊與水墉事也然則城隍命祀本在勤人積厚成陰環
茲郡國論功校重冠彼神祇自州城卜遷神位已故訪
聞元和首歲移置郡樓下不在田垂鎮寧之義居無函
丈闕鼓舞之容况乎列卒巡城通宵擊柝往來褻慢啟

閉喧呼既違肅敬之方豈獲幽陰之助述謬膺符守親
謁儀刑睹籩豆之虧廢祝史之偏仄雖飾以黼帳新其
靈衣而居非所安理合改卜崇墉之內廢址猶存遂叙
新宮式從宏敞丹刻咸畢翬飛有嚴棟此吉辰敬遷廟
貌伏願永安閔遠敷佑生靈使封境無水旱之虞牧守
成富庶之績敢申崇奉母媿聰明云開成五年六月一

日刺史呂述建

馬目山新廟記

睦州主烏龍馬目二山馬目在州西南勢如驚奔拔去
不得中蓄怪態晏天常陰望之而知其能雲雨也先是
州之右有潭曰層潭其深無至底鱗物宅焉因立廟潭上
而馬目顧無之每有禱則附而祝曰告於層潭馬目之
神開成己未歲六月江南大旱述乃致精意於神曰能
雨則立廟越三日晡時雲氣從山來饋烝牆進空中濤
喧俄而震雨隨下自是比旬必雨故民有半收八月既
霽述泝江四十里而遠躬擇廟位果有一峯壓江隨水

蕩搖蕃茂蔽覆淺濃百色周步其下絕無徑踐斬叢攀膠
漸得峭脊蛇行而上百數步抵大石根如圭而頂如壺
側視之有木一本十五榦垂覆三面無地獨其北平可
居卜室昭昭乎神之告寧也乃依勢取高架為新廟明
年三月二日戊寅成率將吏以釁之盥於瀑流席於香
蕪挂豆籩於森疏響笙磬於蕭瑟燎於烟靄瘞於嵌空
揚颿而下過驪酒祈福信可以畏百衆而雄諸祀也夫
祭山曰廋廋縣蓋謂或廋或縣置之於山也今述相神之

居也本其義矣尚永賚於斯民

刻嚴陵釣臺

羅隱

巖巖而高者嚴子陵之釣臺也寥寥而不歸者光武之
故人也故入之道何如睨蒼蒼以言之尊莫尊於天子
賤莫賤於布衣龍爭蛇蟄兮風雨相遺干戈載靡兮悠
悠夢思何富貴不易節而窮達無所欺故得脫邯鄲之
難破犀象之師造二百年之業繼三尺劍之基者其唯
有始有卒者乎下之世風俗偷薄祿位相尚朝為一旅

人莫為九品官而親戚骨肉已有差等矣况故人乎嗚
呼往者不可見來者未可期已而已而

嚴陵集卷七

嚴陵集

卷八

宋董莽編

雜著碑銘題記

睦州大廳記

王者列土以崇化諸侯供職以勤民故保乂庶邦而緝

寧大範然則良二千石所以稱共理之才肇十二州所

以光無外之德唐虞之秩可紀龔王之政必陳古今必

渝理道斯著睦州新定郡者天中勝槩浙右粵區環繞
翠山練傾澄瀨軒后登遐之地南顧連岡嚴陵垂釣之
臺北由屬邑高風盤礴爽色裴回歷代名賢出牧是任
者蓋多矣按隋書仁壽中以睦而命郡者取其俗阜人
和內外輯睦之為義也若乃星紀士風之候殖物產賦
之宜昏明迭運之由廢置從時之理著於史策列在圖
經此可梗槩而不述也國家以天人合法文軌大同保
我蒸民莫非爾刺以為漢之牧守入為三公則太重重

則無篤固之心唐之郎官黜為五馬則太輕輕則有忽
畧之志所以矯前代隆殺之弊盛當朝欽恤之仁凡百
屬官乘輅出牧皆以本秩而知郡事繇是政則不悖民
以之和反軒昊之淳風躋當庶之壽域王猷所洽百世
可知今知郡事田觀以東觀之任榮右史之班察俗云
苛觀風尚禮下車為政朞月有成墜典允修無文咸秩
先是郡有正廳記即唐本州刺史李道古所撰以前後
牧守品名布於鈐槩繇歷既久殘缺則多不改成謀惟

新舊制自唐顯慶二年至聖運太平興軍三年之後所
任刺史知郡咸列於左其有錢氏割據非王命者略而
不書足以煥前哲之高明俾後來之繼美假文屬吏以
謹歲時時大宋雍熙二年四月記

嚴先生釣臺碑銘

并序

先生道蘊於身名揚於後則世祖恩禮以旌其德東觀
信書具載其事然而巢許抗志飲牛欲全其節也夷齊
餓死扣馬以諫其君也至於逃其國而棄其家違其親

而遠其兄者無足道哉未若先生忘故人而忘大位疾
夫冒於寵名也游紫闈而隱青山戒夫溺於富貴也勵
君以攘其私睡勗臣以保其公器教之大者此其志焉
矧夫上動天文遠歸江漢進無苟而退無屈如雲之在
空也動則平而靜則專如鐘之在虞也虞引釣溪流魚可
得而榮不可就呂尚蹈厲之征所以媿也放懷林藪年
可築而名不可尊傅說舟楫之勞所以媿也矯激不亂
於大倫孤高無偏於小節千古之下一人可知至今使

新舊制自唐顯慶二年至聖運太平興軍三年之後所
任刺史知郡咸列於左其有錢氏割據非王命者略而
不書足以煥前哲之高明俾後來之繼美假文屬吏以
謹歲時時大宋雍熙二年四月記

嚴先生釣臺碑銘 并序

先生道蘊於身名揚於後則世祖恩禮以旌其德東觀
信書具載其事然而巢許抗志飲牛欲全其節也夷齊
餓死扣馬以諫其君也至於逃其國而棄其家違其親

而遠其兄者無足道哉未若先生忘故人而忘大位疾
夫冒於寵名也游紫闥而隱青山戒夫溺於富貴也勵
君以攘其私匿勗臣以保其公器教之大者此其志焉
矧夫上動天文遠歸江漢進無苟而退無屈如雲之在
空也動則平而靜則專如鐘之在虞也引釣溪流魚可

年可築 疑 岩可築

而榮不可就呂尚蹈厲之征所以媿也放懷林藪年
可築而名不可尊傳說舟楫之勞所以媿也矯激不亂
於大倫孤高無偏於小節千古之下一人可知至今使

遺迹煥然高臺雙峙鄉閭多敦樸之士俗盡樵釣之娛
化之無窮道之彌遠與夫祿不及而焚於縣上義欲行
而投於水濱者不可同日而言也衍嘗讀前史即仰遐
蹤逮歷宦塗首宰鄉邑登高臺而顧慕瞻舊域以裴回
縣東南有子陵故城存焉願真曩懷以揚丕德銘曰
天清地濁日行月運人稟粹靈道斯發奮和光同塵邈
世無悶猶歟先生弘茲大訓以君以臣兼退兼進私寵
不留公議可振潁陽操微箕山義盡仰之彌高磨而不

磷依依雙臺峨峨千仞白雲悠悠清泚芳潤遺風不渝
華壤可徇布之樂石永騰令聞

修夫子廟堂記

田錫

夫子之道布在六經深於六經者得其時遇其主而用
之則王道明而萬邦受其賜也夫子之廟列在郡縣典
於郡縣者習其禮潔其誠而祀之則廟貌嚴而諸儒知
所宗也不然則帝王之道未融卿大夫棄德背義而朝
廷禮樂似是而非也祭祀之禮不修士庶民淫祀徵福

而春秋享奠如存若亡也宜其宮垣閒寂草木羅生祠
宇荒涼風雨不庇矧浙江之右洞谿之濱建邦於山谷
之間居民多水潦之害歸然舊廟密爾通溝當於城東
南之隅在故壘闈閣之下藩籬疏壤固無數仞之高堂
廡湫溢且非兩楹之制水至則几筵斯沒水落則塑像
其積不堪庠陋之憂安仰高明之祀加以俗巫交惑徼
求木偶之靈風教未還奔走金人之福建乎祀先聖享
先師食祿者忽略而不知為儒者流蕩而忘返錫以東

嶽待封之歲移殿是邦北戎薄伐之年議遷此廟人來
獻地影亦庇徒宮贊溫仲舒僉謀之獲戎張元吉輔成
之督郵丘直方經營之七月某日興役也八月上丁釋
奠也廟無祭器邦章以請之郡無經書上言以求之誌
素王之新祠成斯文也列門人之道像題舊贊也翼翼
諸廡不浹日而成悽悽衆心不俟募而至惜乎鄉飲酒
之禮久廢人不知尊卑黨有序之學久廢人不識廉耻
列郡無軒縣之樂祭不足觀在筭非袞冕之衣禮不足

取白華南陔之詩寢則無以警不孝不悌之心類宮齒
惠之儀亡則無以訓為臣為子之學然廟不立則釋奠
無所執禮不備則釋菜無所觀是以築為儒宮修其祀
事請籩豆之古器復牲幣之舊儀祭之者可以交神明
觀之者可以知勸教神明交則福至勸教明則化行夫
世之澆淳在乎詩禮之用舍由乎上故顏回謂舜亦人
也孟軻曰回亦人也若然則克念謂之聖罔念謂之狂
必祖述夫子之至仁憲章顏氏之亞聖則文中子亦人

也乃知取法於延陵季子問禮於柱史老聃而知之乎
學而知之乎勉人之學讀是碑也遷廟之志見是記也
罪言者得於斯知言者得於斯時雍熙三年八月某日記

嚴先生祠堂記

范仲淹

先生漢光武之故人也相尚以道及帝握赤符乘六龍
得聖人之時臣妾億兆天下孰加焉惟先生以節高之
既而動星象歸江湖得聖人之清泥塗軒冕天下孰加
焉惟光武以禮下之在盡之上九衆方有為而獨不事

王侯高尚其志先生以之在屯之初九陽德方亨而能以貴下賤大得民也光武以之蓋先生之志出乎日月之上光武之器包乎天地之外微先生不能成光武之大微光武不能遂先生之高哉而使貪夫廉懦夫立是有大功於名教也仲淹求守是邦始構堂而奠焉乃復其為後者四家以奉祀事又從而歌曰雲山蒼蒼江水泱泱先生之風山高水長

嚴先生祠堂記篆者名

希深撰子真書中立題伯起立

高平以諫官貶守睦始訪七里瀨立嚴子祠召索溪

口僧悅躬畫古衣冠作嚴子像既成自作記聞丹陽

隱者邵疎篆有法遂以刻石咨焉疎未嘗篆於人篆

此獨不讓雖然不肯見其名會子真使來又深於篆者重之且恐其不彰使僕名之更自篆石於其石之

側聖宋景祐四年三月四日

與邵疎先生書

先生邵公足下某今春與張侍御過丹陽約詣先生雖
舟水邊聞先生歸山所謂其室則邇其人則遠惘然愧
薄宦之不高矣既抵桐廬郡郡有嚴陵釣臺思其人詠
其風毅然知肥^之之可尚矣能使貧夫廉懦夫立則是
有大功於名教也乃構堂而祠之又為之記聊以辯嚴
子之心決千古之疑又念非託之以竒則不足傳於後
世今先生篆高^口出海誠能枉神筆於片石則嚴子之
風復千百年未泯其高尚之為教也亦大矣哉謹遣郡

校奉此恭俟雅命

與晏尚書書

伏以春初至項城因使人回曾草草上謝由潁淮而下
越之重江四月幾望至於桐廬回首大毫忽數千里日
思秦^秦記夔乎無階恭惟蕃宣之居鈞體惟寧赫赫之瞻
日以增重仲淹^自餘責尚叨一麾敢不盡心以求疾
苦二浙之俗躁而無剛豪者如虎示之以文弱者如鼠
存之以仁吞奪之害稍稍而息迺延見諸生以博以約

非仲淹所能蓋朝家之條教師門之禮訓也又郡之山
川接於新定誰謂幽遐滿目竒勝衢歛二水合於城隅
一清一濁婺江濁歛江清如濟如河百里而東遂為浙江漁釣
相望鳧鷖交下有嚴陵之釣石與方干之隱茅又羣峯
四來翠盈軒窻東北曰烏龍崔嵬如岱西南曰馬目秀
狀如松白雲裴回終日不去巖泉一支潺湲齋中春之
晝秋之夕既清且幽大得隱者之樂惟恐逢恩一日移
去且有章阮二從事俱富文能琴夙宵為會迭唱交和

忘其形骸鄭聲之娛斯實未暇往往林僧野客惠然投
詩其為郡之樂有如此者於君親之恩知己之賜宜何
報焉今有郡齋歌詩一軸拜獻庶明言之不誣爾干瀆
台嚴伏增戰懼尚遠門下伏惟尊察為國自重

題徐常侍篆桐廬縣額

張伯玉

桐廬縣額故左省常侍徐君之篆也篆自秦丞相斯以
名烜天下歷漢魏以降學者忘數至唐中興始得李陽
冰繼之陽冰後又無人焉至於我朝有徐君自秦到今

謁之疑揭之

幾一千五百年以篆名家者三焉天下之人言篆者不歸於三家則無所祖尚也其為字之寶雄乎其桀執乎始徐君與秣陵刁侯術俱事江南李白以號為名臣後從其君歸於我刁初得太祝為桐廬宰徐君以率更令留禁中嘗以版素馳京師敏而得之遂謁之於今今之賢士大夫道東南者過七里瀨則訪子陵釣臺至桐廬則樂觀徐君之篆其名也豈虛然哉皇祐初吾進士同年之子曰彭城劉斲以清白長是邑且虞其速朽走奉錢

抵具區買洞庭石來命工摹刻於署堂之左方請吾言以表之夫古之人所以能流聲名美風俗使百世之後談娓娓而不絕者皆有以起之也然則異時講桐廬之故事者茲可泯乎常侍名鉉字鼎臣廣陵人其儒行節義與其籀為世寶者悉書於太史氏茲不復贅五年冬十有一月至日吳郡張伯玉題

公堂銘

碑斷闕上文止錄見存者

闕知人道之大而治亂之不常也故有數學以本焉然

則學也者繼天人之公道乎人君用之以敘羣臣以睦四海多士由是以明盛德以毗大業所以張天下至公之法用敷於天下無德而名焉又豈徒游是庠登是堂觀簋簋聽鏗鏘苟習句讀而已哉銘曰
猗歟公堂邦家之光彌綸奕世景行百王道尊則勝人存克揚於穆頌聲與時無疆

睦州學進士登科題名記

趙抃

睦於吳會為裨郡蒼嶂寒瀨齒齒激激風土風色縹緲

秀巧鍾氣生士翹俊殊甚其學校自文正公基之談經治文出乎其間日氣盛金部向侯奉慶歷詔更廣堂舍學者為便距今業精而上第無虛榜與學木樹時訂今得人為三倍夥是以知學之廢興在人士之進退由學聖時之明勸也然士之所謂學誠心竭力企古聖賢道將至其所未至者也爵位於朝仰首信眉掌握當世務與奪非是出呼吸間一率以正然後盡人子忠義之分稱人君敦勉之意唇舌小巧剗章刻句而已乎因萃

前後登第者名諸石後來繼焉嘉祐三年戊戌正月元

日記

桐廬縣令題名記

倪天隱

隱

三代分土諸侯世國以治斯民曰吾君也其可逃諸侯
曰吾民也其可解故其心相孚而化治日起且其地大
不過百里歲淹日積其纖悉視民不翅如照矧壤材瑋
行其能久閉約於其間哉官以器任則士能盡士以鄉
進則民事悉萬寓以槩國其有忽而不治者齊秦壞先

壤材疑壤材

王法廢為郡縣其守令丸移而奕易亦轉而蓬飛斯民
曰彼且勸吾善庸何為吾惡庸何傷官者亦曰吾且去
是非吾民吾安能泊泊泊泊自勞苦為故其孚誠不交而卒
以苟道而曰欲歸民於三代是棄食以求飽也或曰三
代以侯治漢唐以郡縣治其治一其亂也均適一時之
宜者不必皆先王之法是大不然夫宿姦臣蠹譬諸蚊
羣陽關天曉日發旦則聲喪影滅投迹自晦及微隱斂
昏萬景垂夕復蕩然起嘍啞之患矣賢否相易其昏明

伸屈

之交乎抑有大不可者郡縣之官凡幾位夫天下之賢士凡幾人雖堯舜之明湯文之智不能必察而材諸位况紛紛然若不貨之市其屢遷而亟貿也嗚呼神靈之屈存乎令守取鍛鍊成案取正於法而已是令尤為親切於民桐廬故吳分富春縣置屬吳郡隋仁壽始用屬睦中間隸屬不常然獄訟賦役便於睦故我宋因之自錢氏以地歸江南刁公以直道自信出宰是邑自爾以瀕海幽遐不為要壤而風教不能決斯民不識仁義之

化亦往往受敝主上至仁始用薦者得補令而間為得補及其敝上言者以私而民之得善令者天也榮君資中文敏而明務以靜治雍容閱案籍得雍熙以來為令者姓氏第而刊之其政之善惡則皆昭然著在人口賢者少不賢者衆則其官人之得失可以鑑而後來者足以自發俾其企善而懲惡亡斯民之病以為石羞嘉祐七年四月二十三日

睦州新作浮橋記

錢勰

睦古鄆會稽之地據浙江上游當閩粵甌駱歛鄱陽
數道之衝又南出交廣五嶺屬之徼外雖別道循江絕
湖率多鉅風駭浪漂溺濡滯之思患淹久歲日使程賈貨
度不至時輕裘版輿木槎楫揭篋由此塗出者常居水道
之半郡治建德東陽江與歛溪二水合於東南湍悍奔
激夏輒暴漲雖窮各汭涸深不可涉故四方之賓客至
者解鞍弛擔倚立露坐而與夫郊野之人抱布囊粟負
荷薪以輸縣以趨市門者賈組易罇左提右挈以返田

里以行慶予者田累累然雜進兩涘引吭頓足以須舟子
沂治上下移晷乃復探懷出金而後得濟烈風驕陽其
俛僵喝今上治平之初元工部郎中吳興劉公罷按察
荆南北道來臨是邦不鄙其民以自暇逸又不為赫赫
聲名以發取騰踔獎善禁惡一出於愷悌郡遂以大治
若無可經意故所思者益靜以明而所及者益鉅以博
明年始命行歛溪之陝中直郡城之南隅維舟以為橋
利濟斯民焉其積功傭千有七百自十二月庚子至乙

丑乃成既成公矣率其屬落之且曰是急民也夫豈敢求
 名以無所論著惟後人之知鳩工庀材其為用不侈也
 無憚其繼焉則茲久而可不廢當為之紀記因屬之於勰
 愚以為治古學務實政以左右斯民者無進退夷險內
 外輕重之異焉凡可以行吾志者當幸遇而勇為之惟
 公盡心為民謀蓋若此此其可以刊刊之金石而無慚矣
 後之來者亦有以求其意也治平三年歲在癸丑正月
 丁亥會稽錢勰記

臺檄歲
 臺榭

靈香閣記

棟宇可以庇風雨臺檄可以遠燥濕堂廡可以肅賓客
 山川可以廣眺望此居人之常情而浮圖之說者則不
 然曰不闕敞不足以表精誠不盛麗不足以來信嚮故
 惟窮工竭巧為之而不已既闕麗矣而吳門之俗尤事
 侈靡此丹雘金碧斲礮炫煨至於殫人之力竭人之財
 而不知止故其山林之峻深郊原之昭曠隱者之所卜營
 非為浮圖而不帝為浮圖也思允師居睦州兜率寺之

之法華院佛學之外兼妙岐黃之術人有以疾病告者
必盡其技而為之診視凡湯液之所餌砭鍼之所加無
不如期而應自郡官至於編戶皆稱其方技之神良而
功施之周普由是車馬之踵門者日月相繼而不絕也
嘗患其居宇之湫陋賓至無所容遂闢故址革而新之
又於其旁為閣三間楹桷崇高軒楹虛明經像嚴于中
草石蓄於次名葩異卉左右布列藥欄華圃前後相望
升其堂則聞芝朮之芬氤游其庭則見竹樹之蔭翳雖

密邇闐闐而山居巖處之趣備焉考成之日太守集賢
王惟之微率賓寮燕飲其上且嘉儲侍之美因題其顏曰
靈香又賦詩以紀其事繼而作者二車史館劉元忠也
觀二詩而院與閣之所有皆可見矣後三年余自東陽
赴亳社謁郡郵會故人留止過允之居因得一游目焉
嘗謂桐廬郡溪山之清絕自晉宋以來文士多稱述之
往往載於題詠觀夫城邑間井皆垣塗平陸蓋與它州
無有異也及登高而望則群峯回環一水縈帶煙雲掩

靄朝莫異狀不離指顧而萬景在目信乎吳越之佳郡

前人之所稱詠不為虛談也而茲國又占一郡之勝處
高高下下皆有幽致足為端居造適之樂復以甘辛寒
温之上味給人朝夕之求其為利固已博矣然則不得
與夫競土木而誇閎麗者並也宜乎微之元忠歎賞之
勤勤如此因書所見以繼二詩之後云時熙寧五年二
月十五日記元祐元年正月十五日上石

題嚴先生釣臺

葉棐恭

漢嚴子陵先生釣臺距桐廬郡城五十里異時人迹罕
至景祐中人文正范公謫守是郡始即臺下構堂以祀
先生親記其事屬丹陽隱者邵疎篆之刻石今存於郡
廡又命會稽僧悅躬畫古衣冠作先生像於堂中既而
過祠下望唐處士方雄飛之舊隱周覽裴回慨想餘風
因復圖其像於堂之東壁自是往來之人鮮不登堂致
禮者激貪立懦非曰小補歲月滋久棟宇漸墮上漏側
穿像亦故暗且地勝事絕至者喜留名迹而狂易之徒

往往又像之面目甚非所以伸虔安靈龍言人觀瞻之意

乃以僚屬葺堂而完之始為塑像以易繪畫庶幾二高

人之清標儼然長存而文正之遺迹愈遠不泯也元祐

元年六月朔日朝請大夫知郡事延平葉棊恭題

敕賜唐二高僧師號記

周邦彥

有二大士顯於有唐在新定城住阿練若蘭咸舉宗教轉

大法輪曰陳尊宿舍衆居守今賜號兜率以圓通門隨

彼機緣引接沈冥度無量衆曰善道大師乞食城中處

高峯山築臺誦佛從者三千開口發聲一一化佛重累

而出方便善巧修淨土行其故道場皆有遺像而奉事

弗虔稱號無聞為日久矣元符二年馬公玕來守是邦

始知崇敬雨暘請禱如響答聲請命於朝乞加褒顯元

符三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命下賜尊宿號曰悟空禪師

善導大師為廣導大師明年三月十七日具花幡威儀

表揭新號為僧伽梨被服二像州民大集巷無居人時

方霖雨昏翳充塞導迎之初黃霧塞除赫日顯照開闔

陰陽成於奄忽萬口嗟異得未曾有窮聞真一法中毫
芒不立況此名謂何所加損然諸聖帝雖譚實相不廢
假名故雖有漏世界十二類生外道狂解十禪那日果
訓答一十八天乃至信徃行而地為位五十菩提涅槃真如
佛性唵摩羅識空如來藏大圓鏡知七種名字乃至過
去無量德數果地正覺莊嚴名稱皆依空建立初無實
義以假名字引導衆生從佛至佛所不能已則二大士
加號崇飾義亦復然法身現前亦應攝受而馬公夙植

德本深達苦空示宰官身而作佛事平等施德如物蒙
雨與者不與而受者不懷平等施刑如人觸刀割者無
怒而傷者無怨故能嗣續真風尊禮先覺開發勝利為
四衆首因緣會遇適當斯時知其由者可無人乎年月
日錢塘周邦彥記

睦州政平橋記

江公望

太常丞李公勉之為是州也州人安之政之在事者有
條事之在物者有理簡而不疎文而不害日閱百千牒

訴應手而解老昏黠吏束手旁觀終莫得其間終無訟
無留獄郡稱為神明乃歛然猶以民隱為憂州之南有
大源其源西出於歛合婺水東注於大江夏秋雨淫二
水鬪湍悍決溢齧高岸拔大木舟人患之行道所會前
值歐閩江南浙東郡邑之民源源而來後奠杭歛通途
支道躡踵而至適二水之患弛負解橐駢肩重足溪渡
者積石依山之民平旦負薪芻裹果木之實趨城市以
貿朝晡之膳老穉仰哺至夜莫不得食工部劉公述創

為浮梁悉弭斯患出於倉卒未有為修完之計者故不
五十年而毀矣前日之患復見於今日我侯心存之而
戚見於顏色州人相謂曰我侯我父母也豈以一浮梁
而貽我父母之戚乎各率緡錢付僧守慧等董其事木
美工善籌畫有度其哀相望眎人若巨擘其廣肩任負
戴雖若連雞乘雁交臂而分馳不相留礙力之所任百斛
不墊隱若平地然會費無慮數百萬哀餘金粥田為異
時修完之利水之東南有天寧佛祠是祝吾君萬壽之地

百官走趨閱月而祝無有艱險此又食土之人所當竭
力者也成以政和四年甲午正月丙寅二十有九日丙
午越二月二日我侯率官屬如天寧寧以落之所以祝吾
君也嘗請名於公望竊謂昔周之王使單襄公假道於
陳以聘楚朝火覲矣而川不梁歸告王曰陳侯國必亡
王問故對曰天根見而水涸水涸而梁成先王之教也又
曰十月成梁夏后氏之令也先王不用財賄而廣德於天
下者以此今陳火覲而川亡梁是廢先王之教令也不亡

何待夫川梁之廢興足以知政之得失安可忽者先生
之教寓之於政其令著之在法孟軻謂子產當大國之
政區區一輿梁之惠而不政知法之在人也政法不行
是無先王之教令也故曰君子平其政行辟人可也政
平則教行所以得人心法行則令著故民聽一而不惑
是以此邦之人不出於驅迫歡然致力不一豪取縣官
財賄咄嗟而成方來之人原享我侯之德利非以政平
故邪因以名之有觀其民而心維其義不復為怠偷之

政是橋也其利新新易窮已哉越二日庚戌江公望記

九峯菴記

天下事不獨事始為難卒之又難事之始必於艱難慮
患之時故其思深其力勤卒之者常在安逸無事人情
軟熟之後固不縱弛怠偷鮮克有成僧智日以九峯造
立卒業具述本初屬余記之余猶能憶少時之游敞屋
數間入其室閤若無人僧醉寢藍樓過午未飯然其山
峯之羅列者九肩差踵後襟繞帶絕漫不省出入蹤徑

固不疑固不

竹松茂密光景蔽窺窄窄聞摧枯拉朽聲不見其人距
郡不數里若在景雲香靄間靈區奧壤鬼神靳惜不以
示人居之久難其人也比丘清鑑行高德鉅心地穩密
州被甲乙以鑑來尸屬久敞之後用力艱用心益精敏
居無無人化其德施手開展締構一新既而以老告州
復用甲乙以其徒智日代之方艱難慮患之時非鉅有
才有德莫能經畫圖回一代之成績不可不吝其擇甲
乙非其人安可使也有維有綱既立既張凡百悉蹈繩

履歷集
檢世其業雖中才可也况其人精悍多智畫若身克意
雖在安逸無事人情軟熟之後毅然有為以卒其業事
無固必顧得人如何耳菟之甲乙何負於人哉佛有新
祠寢飯其堂庖有儲有餼澡有室鐘有架屋纍然坐方
丈其徒嗚呼稽首成一保社之力勤矣哉諸峯著丙方
者最為秀絕易佛祠值之其盛固日^智之力然形勝古有
政和五月乙未記明年二月甲戌書之

興福院記

凡出於心之所同然者雖夷夏異區貴賤愚智少長之
不相若寥寥歷數千年年得之者如出一揆心猶虛空
無毛髮介然空缺處谷滿院滿牛豕鼻^喙滿汗邪甌窶
滿提攜負汲亦滿終莫有德其賜者蓋終身由之不知
其然也至於灑然若醉醒夢覺當有自來矣何邛建德
一聚落土風沃美兒田婦桑無有詰窳功不十而利百
之家饒財桀驚易侮之心生使酒尚氣椎牛博戲攻剽
為姦馳死地如驚一旦強力惡少革心為善良門閭櫛

比惟善之為慕西屬天寧佛祠學道者過而問焉東北
距興福是院廢於保昌至錢氏復興歲在丁亥越甲午
凡一百五十有三年政和初名額僅存頽垣廢址皆黃
茅白葦飛走交午敝屋三間居者無復僧事僧靈皎出
緡錢八百萬施者亦如之建為殿者四能仁僧伽法輪
十王之像設焉閣二鐘今虞經虞櫝具在殿之陰為演法堂
次為函丈之室挾以海會香積而門廡泱之凡諸莊嚴
之具佛比丘諸所受用無一不備人之纖告既入而探諸

囊中如曳九牛之尾八百萬錢出於荒山窮褐者之手
若非超然感悟越一切拘攣之語與其徒而應之者若
流水趨下茲有以啓之者焉得於所同然者也由一佛
祠破慳貪之疾化而為一鄉之善俗由一鄉化而為一
邑之善俗其利害賴昌窮已哉刑馭之不若化其心使自得
之故曰得其一萬事畢斯一也擬心即二焉有問速化
之術余告之曰知此而已五年乙未工畢明年八月丁
酉江公望記

龍泉院記

龍泉一斛水爾有龍常所托止焉召風霆疾呼起雲霧
出肘腋間俄頃嘉雨四洽邑民德其賜作佛祠而庇焉
因以龍泉名其祠靈區與宅神物之所託是故山川草
木沃潤而清美代有異人出焉有諸禪者莫知所自其
高道秘行人亦不知託於龍以福此方之人民以旱告
甘澤之應若答響焉故歲多穰而民力以饒僧奉齋錢
忠懿王嘗召演法華文句於竹林氏學者數百雄經鉅

論博觀泛覽精簡妙義析秋毫矣歸老人漸其餘悔臯
遷善為一鄉美俗可良四代孫也以禪學往保邑本安
禪院一日有豕逸於屠刀之下徑趨而跪伏亢而視若
有所訴而不可言頃之屠者至亟執之哀號可憐以金
易之泰養久擾如善良之人畜無知也能逃死於萬無
一生之地知所擇也知所擇謂之無知可乎不逃於比
閭之居而逃於佛祠不逃於宅丘比而逃於善知識余
譬之善良之人不為過矣凡有心者物之偶也有偶則

諍興惟無心故有心者歸之非有道者不處也師退居
龍鳥邑人挽之而不釋願修故龍泉院以為師處焉哀
金粥材為殿一區法堂丈室兩廡三間悉具誦閱有經
製為區藏以待未暇閱者挽之以行燕居有室以需四
方學者之至仰高明俯清泚宴菽之餘以為興居之適
又有所謂水閣者在焉成於政和六年丙申三月壬辰
越丁酉良屬余記其事一斛之水甚微龍託之而神變
化自如霈為膏澤以福於人而佛祠託之以興一豕之

生固不足道善知所擇而良之道行益著而佛祠託之
以不廢矢激則遠水激則悍登高而望則見遠順風而
呼則動厲所託者然也至於離人而立獨無所事託而
良之道吾不得而知也

惟菴記

真悟老禪脫烏龍之縛結茅於其山之西岡以為宴休
之地余一日訪之行新田間泱泱水流可掬可漑入其
徑松杉青潤邑欲染人衣袂未到三數步小僮候門一

犬吠嗒嗒應竹作聲自是一山川風物楹楠無藻飾函
丈之地唯留一榻牀敷隱厚經行之餘兀然危坐坐久
即卧安隱無它苦與余說普通年前事率皆無味之談
聽者欲寐余將歸肘余曰為我名此菴余名之曰**惟菴**
三界**惟心**萬法**惟誠**識釋之者曰**惟**遮境有識簡心空遮
有則一心獨照簡空故萬法攬然心法相望即非不二
境余別為之釋曰三界**惟心**一心**惟菴**不遮不簡**惟境**
惟心聽者霍然釋寐捍頭拊髀爵躍而歌曰心**惟菴**兮

相日疑相視

菴不知但見白雲朝起東山飛菴**惟心**兮心不住明月
前溪夜流去朝朝**莫莫**何時了是中本不同生老一衲
蒙頭百不為又是青山歌好鳥歌罷真悟老與余相日
一笑解袂以歸釣臺翁江公望正月十九日記實政和
丁酉歲也

改定川門請僧看經疏文

呂希純

伏以川在境內斯民所依水由地中於性為德粵維新
定之野適處兩溪之交爰自比年以來頗為潤下之理

顧茲城闕密控津塗乃涓令辰載揭嘉號集禪關之清
衆課華藏之秘文並集勝緣庶申善禱謹於南山廣靈
禪寺請比丘八十一人就定川門轉大方廣佛華嚴經
一部八十卷並用回向歛婺兩港一切龍神伏願由斯
法供諒乃誠祈伏慈力之無邊運神光於莫測妥安源
流之道永却驚濤保佑空廬之氓俾諧寧處伏惟三寶
俯賜澄明謹疏

請刻石跋

江公望

歛婺二水為睦州之患歲必一至或再至焉壞城決隄
敗積儲毀廬舍中夕弛備遽及寢戶居民破屋以出其
不為魚亦幸矣前昔州郡患之終無捍禦之策雨久則
二水爭行山夾岸如束壅過不得去故是患非可與智
力爭也舍人呂公盛德君子愛民出於誠心嘗祭二溪
之神其文州人猶能記其彷彿水潦暴行更相遜避若
兄弟然詞意惻怛惜乎不傳易門額為定川揭之日復
有文請禱於釋氏由是定川而後凡二十有一年不復

有水患水無情也若告語神爾神與人不可以言語傳也所可格者誠爾誠不可以虛拘也所以達其誠者斯文在焉訪求累年今始得之願刻諸石以貽將來不墜斯禱惠莫大也政和四年甲午二月初五日江公望書

嚴陵集卷八

嚴陵集

卷九

雜著記疏

重建兜率寺記

羅汝楫

宋董莽編

汝楫少時以事過新定子城之北連闔洞開有屋數千楹目其榜則兜率是也卽時游焉秘宇屹然以高繚舍窈然以深支房別院重樓複閣內外整整足為望刹念

此邦薄事力非它州比僧居之陋取蔽風雨而已迺獨
雄盛如此諒非偶然呼寺僧詢之實唐陳尊宿故居陳
得法於繼當時緇素歸重加姓其上以尊宿稱太守陳
操師事之親受法要事見傳燈錄後世追仰其人相與
飾此遺武無足怪者及得舊碑讀之乃開元三年台州
刺史康希詵文其敘輪奐之美反復至數百語詳其語
往往過於所見則寺之雄盛舊矣不因陳僧而然惟是
數百年間相繼增葺久而益新亦豈無所自也紹興十

四年予來蒞郡事則寺以焚毀咨興廢之不常為之悵
惜久之它日與客語偶及此客持三說以起廢為邱墟
小庵嚴奉有所未至此兜率不可不復者一也疇昔寺
無恙徒衆如林記今所存尚復不解或至散處市肆行
業俱墮三尺所禁豈應坐視此兜率不可不復者二也
寺占形勝之地密鄰治廢址蕩然無復藩籬居州人築
塹之用取給於此畚鍤日至氣益以率去索此兜率不可不
復者三也是三說固不誣屬當巨浸之餘公私屋至摧

壞材 疑壞材

圮過半方務悉力營繕何暇它及比就緒得請奉祠蘇
史君實來繼予使君頃守嚴有惠愛未幾復臨舊治民
習其政坐以無事先是兜率之廢天申節齋禱即詣烏
龍山寺遂為故事使君喟然歎曰天下州郡皆即在城
佛館以嚴歸福之供而吾州獨不爾乃率僚佐走郊外
亟拜而返權宜可也萬一熏修之事少有不虔稽察惟
艱其何以自安州雖陋顧不能新一刹乎其意殆在兜
率未遽發會有以林木獻寺者不得類皆壞材其數為

多寺僧祖照德淵輩相與經畫復興不籍於寺而願預
其事者曰惠空僧正慧端實總護之於是分詣大姓乞
其功用之費遠近響應無不樂施其或無積貲者人受
一甌使日輟贏餘置其中伺其滿持以歸我錙銖積累
初若微甚卒至於不可勝記事賴以濟是役也經始於
十七年冬至十九年正月以訖役告凡為大殿者五間
山門十有一間兩廡四十有二間為廳事者二待長貳
暨官屬之至斜廊六間附焉惟法堂戒壇舊所有姑因

之餘皆煥然一新又僧守越募工為三大像夾侍六人
如諸方之儀有穆其容瞻者增肅餘力對飾湧壁曲盡
其妙予居比郡聞寺成意前三說者有以啓之及傳使
君言則其享上之誠惟恐不至彼三說者抑末也嘗觀
天保之詩一章曰俾爾單侯二章曰俾爾戩穀三章曰
以莫不興以莫不增末章則又取物為况曰如月之恒
如日之升如南山之壽如松柏之茂古人歸美其君倦
倦如此蓋臣子至願在焉不嫌於繁今使君顓營精廬

以申此志而革一時權宜之例茲亦勤矣况復誠之所
感化荒榛為梁棟易朽壤為瓴甃宜無難者天下事其
有不可為者哉此寺唐神龍初中宗所建號中興寺既
而改龍興國朝大中祥符元年始賜今名紹興五年宿
兵於此一夕遺火火蕩盡實正月八日迨茲十有四年矣
適使君再至乃始成之豈其成固自有時也使君名簡
眉山人黃門先生之孫才行兼優克世其家父侍郎公
春秋高益康寧人以為豈弟之報寺成云始辱以郡人

意致書求記義不得辭因為敘其本末而繫之以詩其
詞曰

兜率在天惟佛之居詔揭美名賁此精廬芬橈翼然
金碧爛如妙極人功與天不殊犖犖老師宗門之傑
於焉利生機鋒雷掣擁笏擊卷擔囊竭履仰止高風
千古不滅鋒鏑之腥實穢戶庭災延萬瓦炎埃冥冥
載夙告祥維其乞靈無所於寄遠走林垞蘇侯再至
念此咨喟事有不虔臣子之愧既發其意亦佐其費

緇徒奔走以承其志寶殿有嚴擁以修廊毫相居中
巍巍堂堂淨侶咸安勝壤增光老師之奉出於衆香
鳴占里社靈場再肅以戒以告無慢無黷義篤亨亭
不私其福於萬斯年惟吾皇是祝

均減嚴州丁稅記

詹亢宗

嚴依山為郡地狹田少厥土燥瘠勞於播種其民貧窶
艱於粒食惟陸耕是力惟蠶桑是務惟蒸茶割漆是利
其父兄子弟役役終歲僅得以無飢至於供億公上則

漆

又不堪於煩費漸^浙之俗謂夫貧而嗇者莫嚴若嗇豈其
欲哉貧累之也聖天子出治以一視民如子嚴之貧聖
天子知之矣聖天子不忍其貧而下稅偏重也慨然念
之乃下均減之令命大臣以董其事命監司以稽其實
命守倅以欽其承曾不閱時汔有成議討嚴之丁凡十
有七萬五千七百四十人減絹凡一萬四千二百九十
二匹為錢凡四萬七千一百七十緡以沙田廬場之租
補大農歲入之數令既下而嚴之民力寬矣昔也人輸

絹率一丈二尺八寸今也七丁率輸絹一匹則昔之取
者以其十今之取者以其四嚴之貧民始被無窮之惠
猗歟大哉其可謂至德也已矣竊惟君之與民其勢若
相曠絕而其人相資以為養民非君不養也君非民可
自養乎穀粟非民孰與食之絲枲非民孰與衣之君之
之賴乎民者衆則其取於民者宜亦有制矣蓋為富則
有不仁之政知予則得為取之方輕則貉重則桀二帝
^三王之所不由也聖天子躬行二帝三王之政其於斯民

豈一日而忘之哉非能以天下藏天下其能捐利以予
民乎非能以民之心為心其能約已以厚下乎令下之
日六邑民大和會謳吟鼓舞薰為叶氣自是蠶麥告登
穀粟存稔有年之應緣類而至夫豈偶然也哉先是嚴
之習俗苦於丁稅之苛有貧不舉子之患至是不復有
聞今歲之春城居之民有一產三男子者與人之誦以
為均減丁稅之效其應之速猶影響也故德不修則干
戚之舞不可以來遠誠不至則宮商之奏不足以降神

物則相感事有相因自然之理也亢宗不材幸得承乏
為長吏獲與斯民親被實惠懼無以侈聖天子之賜謹
以顛末鏡諸石垂諸方來且以託名於不朽乾道癸巳
七月壬辰左朝奉郎權發遣嚴州軍州主管學事兼管
內勸農事詹亢宗記

重修嚴先生祠堂記

呂祖謙

繇東陽江而下經新定郡五十里得嚴陵瀨蓋東海嚴
先生遯世不屈耕釣於富春山後人因以名其瀨也繇

吳析富春為桐廬是瀨亦來屬焉顧野王輿地志曰桐廬縣南有嚴子陵漁釣處石上平可坐十人名為釣壇即今之釣臺也謂兩臺對峙野王所不紀記蓋亦摘言之耳明道二年范文正公自右司諫守是邦治築屋祠先生日生為之記瀨之旁白雲源乃唐詩人方處士故廬文正公之游釣臺也嘗絕江訪其遺迹以其像置祠之左文正公沒郡人思之不忘遂脩食於右坐焉歲祀浸遠此意弗嗣淳熙淳熙五年侍郎蕭公出鎮道祠下慨然曰國

家稽用唐武德舊典姓是州為嚴則先生之祠乃名教之首頽圯若是可乎顧急於民瘼未暇也居二年政成化洽以餘力新之時祖謙病廢卧旁郡公以書見諉識其成固辭不可乃復於公曰方王氏移國以光武之大志先生之高氣相與共學夫豈區區呻吟佔畢之末哉漢官威儀既復其舊薄海內外臣子之責塞矣亦何必奮臂於其間哉没身丘壑固先生之素尚也常睠焉有懷俾以形旁求於天下得非在庭諸臣奉命承教之不

給未有當帝意者耶三聘而至車駕即日幸其館勉其
相坐為理所以處生先者不薄矣匪徒屈萬乘之重為
故人光寵也先生雖以巢由自命視一世若不足以浼
之觀與侯霸尺牘劇切之意見於言外豈於帝猶惓惓
未能忘耶浩然而歸使人主有終身瞻望不及之歎施
及後世賓友者俊遂為家法士之風風興起者堅節正
操見危授命項背相望其有益人之國與朝夕獻納雲
臺之下者未知其孰多孰少也枝必類本韻必報聲使

先生微有意於傲世之民一再傳之後且將為西晉之
清虛矣而東京之俗久而益厲名檢之外綜理幹畧亦
徃徃高出後世泝而尋其源則建武之高節孰可訾也
至於節義之敝變為亢激特時無建用皇極之君均調
消息之理非造端者之故也後先生且千年文正公來
主斯地祀典始舉曠百世而相感者固自不常遇也今
公作牧復大葺祠宇以續前人之緒繼自今以往泝泮
下上者款門而心開升堂而容儀風清樾濯寒泉哦山

江上少
字作口

高水長之詩致足樂也則公豈專為一邦勸哉祠之前
則羊裘軒其東則客星閣招隱堂岸江立表以識路繚
山作亭以待憇或革或因面勢位置各有思致皆受成
於公以非大指所序故不詳列公名燧字照隣江人也
主其役者司戶叅軍吳桂七年五月二十二日朝請郎
直秘閣主管建寧府沖佑觀呂祖謙記朝請郎新潼川
府路轉運判官虞似良書

重建嚴先生祠堂記

陳公亮

惟得道之士然後能全其高惟樂道之君然後能遂其
高惟慕道之賢然後能崇其高先生漢光武之故人光
武既有天下先生獨隱淪漁樵間非傲軒冕也而軒冕
不能汨非耻功利也而功利不能污玉之潔冰之清後
世無得而稱焉非得道之士能之乎光武為中興英主
思故人而訪之既至同寢處無間非不欲寵之以爵位
厚之以稍廩乃縱其飄然長往終不敢屈非樂道之君
能之乎先生没千有餘歲迨我本朝文正范公來典是

禱克
疑
禱克

邦始即其游釣地設像建祠為文以表大之歲久棟宇頽圯淳熙庚子太守蕭公燧復加繕治易腐支傾亦既載新未幾守僧不戒於火一夕煨燼公亮始至忽然有動於心方度材會役未及有為明年提點刑獄劉公頴以執事按臨相與歎息乃與安撫張公杓轉運錢公冲之提舉石公起宗各捐緡錢來助其作其致志卓越夙然與正文相望於百五十年之間非有慕道之誠禱克爾哉于時歲事再登工力頗裕視前之輪奐有加焉曰

三賢堂曰客星閣曰招隱堂曰羊裘軒規模高聲皆踰舊制且別創遂隱記隱二區以翼於三賢堂之左右寓僧有舍休客有館山巔之臺有亭闢登壇之道而級之以石道先有亭以憇視壇稍遠復為亭於中以便游者閣之東偏有泉其色如玉亦亭於上榜曰玉泉因筆其始末以昭諸賢使者崇高之志云淳熙乙巳十有一月朔郡守東陽陳公亮記錫山尤袤書開封趙公孚篆額

重建貢院記

嚴陵為今三輔士風日隆隆頃當大比應詔者已三千人
郡舊有貢闈夾於兩寺之間其地湫隘喧囂其棟宇卑
陋淺窄不惟不足以容殆非朝家嚴科制崇儒禮士之
意然而郡治瀕溪每遇海潦之溢則滄浸城市居民奔
迸遷避往往即官守佛廟而羣處焉予被命初首訪是
邦利病咸指水害為急特未有以賓興之所言者比至
往覘之而氣象蕭索若是其甚大以弗稱為恐竊謂避
水所急也取賢斂材之宮尤不可緩也得一賢人則天

下被其福德得一才士則天下蒙其利使予固欲得高爽
地築室數百間為吾民避水計而民不雅馴與其區區
惟水是防孰若一新禮闈以振士氣使它時賢能由此
而出將均其施於四方豈是水之足慮萬一交流暴漲
有所未免不妨斯民蟻赴而蜂屯庶幾一舉兩得焉謀
既定會婺守待制洪公邁以召命經筵館館於是因以見
勉於是相陰陽審面勢得地於州序之西偏計其廣袤
適足以當堂廡之地層巒前列秀氣可揖崇崗後峙旺

駕

勢歸然真角才戰藝之場摘藻振奇之地同僚觀者咸
曰休哉乃鳩工度材授以規模政事餘隙必聲督之別
駕二三公既日相從於藁叢中而諸邑令佐又悉能勸相
率富室之樂教者以助其直亦可以知衆心所鄉矣經
始於乙巳之孟冬迨丙午王正告成費不病夥役不歎
勞為屋凡二百間內外大小畧備簷楹飛聳梁棟屹立
望其中則儼如視其傍則翼如井井繩繩端若天造而
地設焉或謂其地蓋熙豐間貢士所司諫江公公望嘗

兵級三字疑

於此取兵級兵寇後文記不存無以考證豈好事者附
會其說以張斯舉乎不然則廢興各有時信非偶然者
因以紀於其末淳熙丙午三月一日朝請郎權知軍州
兼管內農事借紫陳公亮記浚儀趙仵之書

書瑞粟圖下

淳熙十有二禩皇帝將以冬至郊見上帝明年太上
聖壽八十預於十二月朔奉上尊號冊寶用正月一日
行慶壽禮天地並貺神靈懽喜產祥效祉不知狀名維

時嚴陵實太上之潛藩今日之輔郡廼生瑞粟錯落原
隰或一莖而兩穗三穗至於九穗或一穗而兩岐三岐
至於五岐嘉祥創見目所未覩視周禾之異晦同穎漢
穀之一莖六穗殆異世而同符豈非以穀粟者常庖之
所需奉盛之所告厚民生而示至和皆於此乎見之今
聖主事天事親兩盡其誠而又務農重穀軫於淵衷宜
其叶氣薰蒸蔚為嘉瑞不於草木而於穀粟不於庶邦
而於潛藩近甸列岐駢穗昭然以彰厥符不亦休乎公

亮屬守茲土因邦民來告不敢輒隱既圖之聞於朝以
備國史之登載復醵石郡齋為一時之光云乙巳十月
既望知嚴州軍州事陳公亮題

後西湖記

錢聞詩

澗水瀝水周以都洙水泗水魯以國周三代之盛魯列
國之尊都焉國焉資水乎曰都國之建士欲秀民欲阜
不資乎水則二利莫致也烏龍嚴山之主來自東北聚
氣於子州治按之午向得水山生旺西南方則瀦水今

有湖此方歲放生祝聖壽古碣碣千岸湖方四里南一
里僅有水餘皆赤地草芄生牛馬豕羊牧焉岸北溪長
數百丈久無浚者砂石積平岸夏潦秋霖水漲抹岸漫
民屋廬入湖蕩激湖南岸為河長三十丈深濶三丈水
注江地理之說謂水山水利生旺來宜西南利衰病去
宜東北今西南去無東北去水反陰陽之利始知郡今
空乏人多貧少富室士登桂籍赫赫聲名不如舊皆害
於水而又不能廣封人祝聖之意聞詩深念之那乏未

暇理適經常外有輸入者可當浚湖費溪則不給因命
縣官輸等第家浚溪彼欣然如諭各分丈尺浚繼命郡
戎官趙善特偕建德宰邵暹尉李唐卿督浚湖役季冬
農隙以善價券夫一日得數百盆集喜甚鋤者鑿者杵
而築畚而貯者奮千萬指力不怠湖啓得大小石千數
築澎激岸層石層土柵以木壓大方石其上凡三埂埂
用工千屹若城壁已絕西南去水面東北無去水路議
導焉而有父老告昔東城址有大濠注湖水入城洄湫

小湖者三與外溪水會龍津橋揖州治轉東南入江可
訪也一訪而得濠廣丈餘居民侵室為屋為圃者半不
知幾歲月也委曲諭侵塞家皆願如古界還官今湖水
入東津江凡五里一壕奔淪而下無礙者矣又慮溪沙
石日積久復為湖害思所以利其後者乃囑監浚湖官
就畚湖土填堤得屋地百餘丈匠屋為民居三十四募
賃賃直度日得緡錢委尉日積三歲及千緡餘用以浚
溪若湖涸亦浚利遠而無窮也夫水由地中猶人血器

之運經絡經絡塞則壅耗則枯聚而不散則潰行而不
安則逆今水塞矣無壅乎耗矣無枯乎聚而不散無潰
乎行而不安無逆乎經絡病人水病國一也湖之四病
悉去䟽積年結狀之脉暢一時清明之氣鱗甲游而樂
士民善而泳壽吾王而福吾土有既乎夫周資水也莪
菁菁棫芄芄士秀矣千斯倉萬斯箱民阜矣魯資水也
浴而歸雩而舞亦秀也昌而熾壽而富亦阜也嚴一同
地周非所擬庶幾焉魯也聞詩衰晚假紱行且去同志

者來繼時魯風盛矣當有頌僖公者然湖以放生名要
先頌聖壽魯為後天子萬年天子萬壽一頌之再頌之
又頌之如松嶽之三呼焉可也淳熙十六年春三月二
十有四日朝奉大夫權知嚴州軍州兼管內勸農事借
紫錢聞詩記朝散大夫直顯謨閣新改差知福州軍州
兼管內勸農事主管福建路安撫司公事馬步軍都總
管借紫馬大同書無盡平其
看經禳水患

暴

竊見城外江流正當歛發二江之衢每歲夏潦秋霖
江水暴漲浸漫堦岸漸沒屋舍居民愁苦深可憐憫
近閱嚴陵集曩太守呂公希純嘗命僧八十一員轉
大方廣佛華嚴經八十一卷行願品一卷回向二港
龍王一切龍神由是二十一年不復有水患呂公希
純之疏江公公望之跋可驗不誣聞詩痛念斯民之
苦既聞是事敢不修設再集勝緣云云
右伏以罹水災於今日哀此居民稽故事於昔年妙哉

改冀疑敗冀

善果守千里為其上者軫一念其能已乎睠此小邦衝
夫二港呂刺史之誠既驗江諫議之跋猶存興興惟後人
要踵前蹟誦真經八十一卷得自寵龍宮安戶口數數千百
家免沉鼉屈虛況茲土少而甚瘠而爾民貧而多艱使安
集而居猶不能處苟縹漂蕩而散其何以堪改冀龍神尚
尊佛教護法不忘於素願救人常切於後援消厥罰之
常陰俾彛倫之攸敘江平巨浪地剗積沙靡高下之爭
陵如兄弟之相遜岸無為谷行水常行於地中民悉奠居

福自來於天上謹疏

嚴陵集卷九